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

又名國文四十八法

下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1010B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五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禮記檀弓吳侵陳

【摹繪炎涼法】世態人情經歷之極爲可歎適用於敘事感慨之文忌板滯腐氣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語氣當時立即轉換、小人變幻若此、可笑抑亦可嘆、此等摹繪法、宜緊不宜緩、宜窮形盡相、不宜略有放鬆、則如鑄鼎象物、無遁形也、

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

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一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綿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一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于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降、黃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一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

卷尾不取即

能索分明

向園

呼在(伏筆在事)

操縱 手鋪直叙

別文凡庸 故明

在接述者乃中操

一段明已說定

者乃振起一下

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之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摹繪炎涼有要法。涼處寫得足。則炎處寫得更足。所謂一抑一揚。一頓挫。一軒昂是也。讀時涼處宜有嗚咽感慨之致。炎處宜有興高采烈之致。世情變幻無常。余亦深嘗此味者。曷勝慨然。○蘇秦游說之得失勝敗。在文字之散漫與簡練耳。說秦惠王文。竟體散漫。無扼要處。焉得不下第而歸。及得太公書。簡練以為揣摩。言揣摩其簡練之法耳。此後說六國。皆用簡練之訣。故讀此文。前半篇亦毫無精彩。讀後半篇不覺與會淋漓。文章足以動人心之炎涼。讀文可不慎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天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恨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盎布諸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

摹繪炎涼法 魏其武安侯列傳

周亞夫 周勃之子

二二九

以上敘述魏其在

文帝時帝時之事

以武安通籍甚速

故早期姓魏其

一人

魏其

1. 同是外戚

2. 同好客

3. 同遊王有

漢有三朝

丞相一

廷尉一

御史大夫一

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

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

不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武帝之曰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

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

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

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也

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殺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

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

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

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

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

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

武安日益橫

明堂

明堂位篇說

為禮在唐虞之中

設斧依為天子位

外建四門以朝諸侯

二月令篇說

建太室四方建青

陽明堂

堂名三室明堂

專指南面者言

之天子夏則在

之中一室為太廟

兩旁謂之左右介

三考三記說

列之室為左寢

廟之制

大戴禮記說

而而古之古者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者貌寢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

節以禮誡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者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

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房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

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

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

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

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

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

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竇太后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

屈之制

華繪炎源法魏其武安侯列傳

九室三十一七十二

折節

下之人也

國素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折節

加焉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緯貫通大義 卷五

平季之礼

釣者均也

一三二

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遊如父子然相得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語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怨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

泛者均也

不



傳金一任酒醉

所囚之虞

思之

總論

高

却

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壓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頃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壓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卿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諛。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俛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猶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

鼠出洞時

東離西看

或為或後

上學徒未似能未

下可承接似接

未接

文中三人魏其之貴

最早而武最晚

與魏其至貴

二人皆以外戚故

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文如萬壑千流曲折澎湃同歸於海而支派一絲不亂真天下之至文也

武安通淮南王事用匣劍帷燈法至

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

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

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咋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

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欺謾劾繫都司空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灌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

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即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

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

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國除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

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

自上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友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

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文如萬壑千流曲折澎湃同歸於海而支派一絲不亂真天下之至文也武安通淮南王事用匣劍帷燈法至

緣之以死產夫誰

以吳軍之殺者名

惟其之通一列侯室

室山安傳其故而

觸怨亂女以死以此

合予一付三八

同情性之是而人

公持抗之好役之也

怒者尚起遠道而

孝工后徒先子也

次可與時之者

因田中而可以

山室外家故道

一語子其用而

夫入吳軍之英

與魏其拜時

相立者為魏其

左傳費無極

欲寫其或為

月是於高遠

結末始露出、光采、乃眩耀奪目、此子長最擅長處、○田太后之言、摹繪婦人口氣、最得神、按大行無遺詔、詔獨藏魏其家、又有以蜚語白上者、孰為之、皆武安為之也、隱約其詞、又是匣劍帷燈法、○魏其灌夫之所以死者、不過為勢利耳、若能高自位置、不與武安相近、何至罹殺身之禍哉、剛直之士、亦不免此、為之三歎、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倜、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櫛、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應、故、有、記、壤、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斯、立、痛、埽、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一、語、子、其、用、而、去、

窮妍盡態、文章談詭至此、無以復加、曾文正嘗手書此文以示門人、可謂能得味外之味哉、讀者能學其摹繪之法、則於世態人情、無不畢肖矣、○絕處了而不了、官止神行、高絕、

【摹繪英鷲法】 訓練智勇為國民必讀之文千萬注意意適用於敘事紀人惟不可蹈流弊而壞心術

左傳費無極讒伍奢並欲執其二子昭公二十年

摹繪英鷲法 費無極讒伍奢 一三五

摹繪英鷲法 費無極讒伍奢 一三五

楚都令之直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

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

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

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好也逃無所

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

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

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

左傳罇設諸刺吳王僚昭公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秀尹然王

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

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

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室而享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獄體改服於門外執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

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指也車轡之子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

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左傳柏舉之戰定公四年節錄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伍奢父子、英鷲之人也、吳公子光、鱗設諸、亦英鷲之人也、申包胥、亦英鷲之人也、讒人煽亂、而羣雄乃構成此大變、讀者當學其舉重若輕之法、不可冗累、亦不可散漫、鍊之愈簡淨、則英鷲之態、勃然紙上矣、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節錄

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大夫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齊小白、莒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旣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

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

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子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吾友山陽丁衡甫云、人皆知智勇之可貴、不知智不深、勇不沈、足以僨事、猶未足貴也、惟至深至沈、乃爲可貴、而能成天下之大事、諒哉斯言、人生所以不能成大事者、浮躁淺露耳、觀句踐范蠡之所爲、其智深勇沈何如、吾國民皆



當讀此篇、庶幾韜晦而有以自立乎、○范蠡之成功、在陰而辣、莊生之爲人、亦陰而辣、未以仲男殺人一事作結、可謂奇絕、此又是神光離合法、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節錄

齊田常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如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

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或疑此傳係戰國策士之習、非子貢所爲、不知子貢之志在救魯耳、夫差驕盈殘忍、天滅之也、其所以亡國者、天道人事之必然也、子貢爲言語之科、子長容或裝點其說、故有縱橫捭闔之致、若謂非子貢事、未免持論過高矣、○無報人之志、數語深入句踐之心、可謂千古名論、吾國民其知恥矣乎、○一結總收、東有千鈞之力、

【摹繪激昂法】任俠好義亦我國民要務、適用於敘事紀人、惟要必衷於大道、勿爲變徵迫促之音、

### 國策豫讓報讎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

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爲知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凜凜生氣，千載如生，焉得謂非義俠之士耶？讀者須玩其精神團結之處。

### 國策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

遂懼誅亡去遊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羶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睡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旣歿矣兄弟無有此爲

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前段間布置、中腹酣暢淋漓、末段又如奇峯特起、中間佳處、語語血性、字字血淚、動魄驚心、可謂刺客傳中第一人、論者謂天下有刺客、能出于正道、則在上之驕奢橫恣者、亦可稍抑其氣、饒足輔政刑之所不逮、讀此文爲之神往矣。○國策文結處最宜研究、如此文與豫讓報讎結處均有絃外音、他如蘇秦說秦王、鄒忌諷齊王結處亦與此二篇相類、

### 漢書李陵蘇武傳節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械陽官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官騎與黃門駙馬爭舩、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

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歠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卒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蘇武固血性中人，李陵亦是血性中人，兩兩相對，雖一降一不降，而其沈痛之極則一也，可謂千古絕調。○李陵之言，句句欲絕武之望，而蘇武則語語不忘漢室，末段李陵語及歌詞，實亦未能忘漢者，漢實負陵，陵未負漢也。

何子青項王垓下聞楚歌賦是何楚人之多也

頭。募。生。王。心。攜。死。士。劍。氣。如。生。鼓。聲。已。死。驚。竊。業。之。全。灰。條。悲。歌。之。颯。起。重。圍。唱。合。倒。戈。絕。望。於。刀。頭。四。顧。憂。來。警。枕。獨。愁。於。里。耳。壯。歲。學。萬。人。之。敵。庸。有。濟。乎。中。原。收。百。戰。之。功。而。今。去。矣。一。雲。風。號。虎。帳。酒。醒。時。身。世。都。非。千。秋。波。咽。烏。江。浪。淘。盡。英。雄。如。是。一。當。項。王。之。阿。房。縱。炬。函。谷。衝。戈。大。王。風。布。壯。士。星。羅。惟。猶。豫。而。莫。知。所。主。亦。狼。貪。而。遑。恤。其。他。疎。諸。侯。壁。上。之。觀。臂。使。八。千。子。弟。背。義。帝。關。中。之。約。手。提。百。二。山。河。門。智。絀。而。門。力。贏。善。戰。終。嬰。天。忌。私。仇。多。而。私。恩。少。分。疆。尤。豎。人。和。封。三。縣。於。南。皮。突。見。異。軍。起。趙。畔。九。江。於。北。面。驚。聞。閒。使。迎。何。一。蓋。其。上。遊。迫。故。主。之。終。善。地。盪。諸。

臣之與、印。刊。則。壓。下。情。漓。玦。舉。而。席。間。謀。沮。田。榮。發。難。以。連。衡。彭。越。貪。封。而。反。距。脣。齒。寒。而。螳。欲。吞。蟬。爪。牙。落。而。虎。將。
 變。鼠。范。亞。父。怒。撞。玉。斗。投。暗。珠。溼。漢。高。皇。祥。治。金。刀。磨。天。刃。巨。矧。復。登。壇。大。將。相。當。驚。旗。鼓。之。來。何。期。仗。劍。亡。人。反。開。
 恣。金。囊。之。子。悔。未。手。縱。項。伯。竟。完。功。狗。於。興。劉。祇。應。舌。爛。韓。生。猶。笑。沐。猴。於。倉。楚。一。方。其。受。垓。下。之。圍。也。雲。屯。壁。壘。星。
 厄。句。陳。正。敵。氛。之。旁。午。忽。宵。賴。之。酸。辛。抗。鄉。音。其。互。遞。挫。霸。氣。以。難。伸。宛。然。下。里。之。吟。觸。聽。而。此。隨。彼。唱。直。是。原。田。之。
 誦。顏。而。舍。舊。謀。新。帳。中。磨。暗。暖。之。聲。獨。嘆。逝。雕。不。利。隍。下。破。倉。皇。之。夢。始。知。得。鹿。非。真。諸。王。之。印。難。銷。前。箸。先。輸。漢。
 策。降。卒。之。阮。未。遠。後。車。已。續。秦。輪。長。離。曲。且。和。虞。兮。我。憐。卿。卿。當。憐。我。變。徵。聲。都。成。楚。些。人。負。汝。汝。亦。負。人。一。明。月。欲。
 黯。雄。風。忽。雌。恨。南。音。之。不。競。慨。東。首。之。無。期。豈。乞。食。朝。雲。歌。散。思。歸。之。士。豈。升。陴。越。石。歌。迴。索。門。之。師。遏。雲。而。志。鬱。飛。
 揚。愴。甚。胡。笳。之。拍。唏。露。而。情。傷。契。闊。颯。如。虞。殯。之。辭。天。將。扶。火。德。而。王。胡。不。預。銷。劍。戟。地。則。據。咸。陽。爲。勝。奈。何。自。撤。藩。
 籬。從。茲。衣。錦。晝。行。富。貴。故。鄉。何。在。不。識。潰。圍。宵。遁。君。王。末。路。安。之。一。誠。以。楚。歌。之。聞。也。驚。疑。唳。鶴。儂。雜。吹。螺。千。百。人。如。
 謳。郢。市。一。再。行。如。奏。陽。阿。嫋。嫋。其。音。兼。楚。咻。之。紛。沓。行。行。且。止。和。楚。舞。之。婆。娑。顧。此。頭。顛。盡。今。夕。一。杯。之。酒。將。何。面。目。
 見。來。時。千。頃。之。波。豈。期。相。偉。重。瞳。壽。考。異。蒼。梧。之。狩。不。分。兵。譁。十。面。荒。涼。同。黃。竹。之。歌。鄉。心。落。亭。長。船。中。春。漲。與。軍。聲。
 並。息。戰。血。灑。老。君。巖。下。秋。燐。則。鬼。唱。猶。多。一。迄。今。廟。貌。荒。寒。英。姿。瀟。灑。高。臺。悵。宋。玉。之。登。殘。碣。恫。魯。公。之。寫。泣。窮。途。於。
 杜。默。淚。流。冥。漠。之。中。褒。特。筆。於。史。遷。名。列。諦。煌。之。下。婦。人。仁。而。匹。夫。勇。夙。疑。此。論。非。公。敵。國。破。而。謀。臣。亡。堪。笑。何。王。不。
 假。善。將。兵。善。將。將。蒙。有。猜。焉。不。學。劍。不。學。書。公。眞。健。者。走。馬。定。兩。軍。成。敗。天。實。爲。之。斬。蛇。爭。一。代。江。山。今。安。在。也。
 奇。情。壯。志。騰。躍。飛。騫。用。筆。沈。鬱。頓。挫。如。聞。變。徵。之。音。此。才。豈。可。以。斗。石。計。

【摹繪旖旎法】

適用於言情之文雖有取於纏綿  
宜正之以大雅勿多寫兒女子態

詩女曰雞鳴篇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警戒之意、柔婉之情、末章音節尤佳、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

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

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

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

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

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

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懼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

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

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

勿憂、吾將圖之、



孫月峯云、鑿空生論、意巧刺骨、而辭特工、隋、可謂奇之又奇、余謂此文以狠辣之心、作柔婉之語、此其所以能奇也、  
○一層逼進一層、使獻公不得不入其圈中、浸潤之譜、可畏已極、有國者其鑒諸、

楚辭九歌湘夫人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楚辭九歌少司命篇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愴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愆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朗麗淒哀、神韻不匱、熟讀之而味益長、

何子青齊姜醉遣晉公子賦以題爲韻

新人燕笑。故國鳥嘯。心寒金玦。夢熟璇閨。繫閒情於風月。鬱壯志於雲霓。正宜自建鴻圖。早夷吾而返晉。未許常諧鳳  
 卜。隨敬仲以留齊。蛾眉具有雄心。不愧桓公之女。駿骨竟逢巨眼。何論儻氏之妻。一方晉公子重耳之出亡也。馳驅雨  
 雪。閱歷星霜。莫滌薰蕕之臭。轉穠桃李之香。訂來離別之詞。白首曾盟季隗。註到因緣之簿。紅絲又繫齊姜。爲思贈馬  
 情高。匹配敢云非偶。儻念攘瑜恨切。溫柔何可爲鄉。奈繞樹以無依。羈鳥聊從塞雁。幸飄蓬之有託。食魚竟得河魴。  
 於是巢穩鳩營。瑄諧鳳吹。綺閣花濃。羽觴月醉。比蛩駝之相依。遂嬰蛻之久寄。卻借杯交鸚鵡。慰去家去國之思。從教  
 佩戢鴛鴦極憐我。憐卿之意。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幸哉前箸工謀。後車交勉。嗟  
 予尾之脩脩。篤匪躬之蹇蹇。將以蘇鳩毒於宴安。將以柅燕私於婉孌。豔婦每能傾國。驪姬誠後事之師。哲夫自足成  
 城。狐舅實從公之選。惟是諸君子者。藉林下以叢談。孰知有婦人焉。翳桑間而俯仰。差幸蠶姑言泄。手刃旋加。轉令騶  
 從謀成。腸輪頓遣。誠以姜之慧性珠圓。淵思玉鎖。銀手斷而無疑。金口緘而尤慎。式微憂甚於歌黎。蕃庶冀深於筮  
 晉。想從者雲龍。風虎安能墨墨。爲懷慨寓公。春燕秋鴻。不覺蒼蒼在鬢。未肯香衾孤負。淬露遄征。且見翠袖殷勤。流霞  
 競進。願一盃之更盡。開筵敢訴離襟。已百兩之潛裝。把盞莫辭餘酌。一時則天涯草綠。人面花紅。怕春光之漏洩。戒秋  
 駕之朦朧。弄機關於掌上。澆磊塊於胸中。願金屋以貯之。對傾綠蟻。儼玉山其頽也。扶上青驄。幾度纏綿。正天桃之灼  
 灼者。番惆悵。又行李之匆匆。歎從茲勞燕東西。難免情長兒女。願此去山河表裏。無忘險設王公。一程兩程千里萬  
 里。蝶夢方酣。驪歌已起。揮戈之怒。何爲沈璧之盟。可已糟臺罷築。婿鄉非投老之鄉。畫楫橫飛。帶水是銷魂之水。儻使  
 令收逐客百年好。合齊眉安能業著尊王。五霸聲威震耳。始識帷房之內。無大丈夫從知巾幗之中。有奇女子。一奈之  
 何。燕燕多愁。鷓鴣虛慕。非白雲遠。聞金華。豈黃土長埋。玉樹未合房中之樂。錦瑟分張。徒留襟上之痕。金壘枉賦。嘆嘉

翻。成。怨。耦。可。堪。鏡。對。孤。鸞。悔。有。情。莫。若。無。情。空。爲。窟。謀。狡。兔。是。以。介。推。負。母。共。戚。者。不。必。同。休。何。如。趙。季。迎。妻。憐。新。者。未。嘗。忘。故。也。

李次青云、人奇事奇文奇、香温玉輦中、顯出智深勇沈手段、亦兒女、亦英雄、彤史不能有二、然非此生龍活虎錦簇花團之筆、亦不足爲奇女子寫生、又云、此敍事題中之才、雄力厚、盡態極妍者、然層次正自分明、眉目仍極醒豁、並非浪使才華也、○晉文歸國後、迎秦嬴何等煊赫、而齊姜則竟無消息、人情勢利若此、宜作者于末段代鳴不平、○原本第六段漏押官韻、公字、勞、燕、東、西、四句、係先君所手改、讀之愴然、

何子青梁夫人桴鼓助戰賦以題爲韻

風。生。刁。斗。雲。想。衣。裳。紅。妝。蹙。敵。彤。史。留。香。翊。中。興。於。宋。室。勲。內。助。於。蘄。王。撼。山。易。而。撼。軍。難。方。面。等。岳。家。之。重。得。雄。王。而。得。雌。霸。同。心。儷。陳。寶。之。祥。銜。金。支。翠。羽。之。光。莫。謂。美。人。傾。國。壯。錦。繡。纓。旂。之。色。肯。容。小。醜。跳。梁。一。蓋。梁。夫。人。者。鳴。雞。夜。勛。走。馬。朝。徂。比。肩。玉。帳。分。掌。銅。符。胡。天。胡。帝。如。火。如。荼。後。乘。引。仙。乎。之。節。前。驅。從。伯。也。之。爰。六。朝。之。金。粉。無。顏。高。牙。坐。擁。半。壁。之。江。山。有。警。纖。手。交。扶。帷。壇。驚。大。漢。之。軍。不。櫛。安。能。將。板。屋。賦。小。戎。之。什。同。裳。豈。但。夫。夫。一。方。其。困。兀。朮。於。黃。天。蕩。也。絲。腥。雲。蔽。樓。櫓。星。陳。縹。緲。閃。旌。旗。之。影。踰。躡。著。羅。綺。之。身。何。期。師。旅。之。交。見。此。粲。者。并。以。止。齊。之。節。謀。及。婦。人。漫。云。女。子。從。行。鼓。聲。不。起。政。起。莫。邪。爲。佐。劍。氣。能。馴。炯。照。水。之。丹。心。操。檝。異。趙。津。之。女。攘。臨。風。之。皓。腕。倚。旄。疑。洛。浦。之。神。一。坎。其。擊。鼓。與。子。同。仇。不。衰。不。竭。能。發。能。收。六。韜。以。鸞。鳳。爲。名。久。嫺。閨。閣。一。鼓。而。貔。貅。作。氣。共。整。戈。矛。機。鈴。洩。玄。女。之。傳。擒。來。赤。手。號。令。比。飛。奴。之。捷。突。起。蒼。頭。有。不。共。戴。天。之。憤。有。不。甘。割。地。之。羞。所。由。怒。激。三。搗。直。等。禰。生。之。奮。杖。夫。豈。戎。興。一。笑。漫。同。郤。子。之。援。桴。一。蓋。謂。欲。張。吾。軍。必。滅。此。虜。齊。五。伐。而。效。三。驅。轉。四。輪。而。翔。八。檣。指。山。半。仙。仙。倩。

影。宛。排。十。二。金。斂。聽。江。中。浩。浩。軍。聲。同。射。三。千。鐵。弩。想。通。靈。於。楚。澤。擊。起。馮。夷。疑。習。戰。於。吳。宮。教。成。孫。武。一。震。破。蚩。尤。之。霧。直。下。雷。車。九。霄。猜。織。女。之。星。遙。臨。河。鼓。一。時。則。羽。葆。飛。揚。鱗。堂。軒。翥。擎。空。之。雌。霓。生。芒。薦。食。之。長。蛇。失。據。手。揮。雨。點。濤。轟。迴。胥。母。之。狂。膽。落。風。聲。飄。舉。借。封。姨。之。助。始。識。靈。蠶。警。衆。極。使。船。如。馬。之。能。豈。知。老。鸛。潛。通。竟。化。鳥。爲。鳧。而。去。恨。未。黃。龍。直。搗。地。輿。從。此。全。收。縱。教。白。雁。橫。飛。天。慙。那。容。偷。覷。一。吁。嗟。乎。國。有。人。邦。之。媛。叶。珩。璜。精。組。練。手。一。塵。心。百。鍊。固。宜。倚。若。長。城。封。之。大。縣。伉。儷。旌。忠。神。仙。健。羨。漢。飛。將。虎。頭。燕。頰。儘。誇。將。夫。婿。奇。姿。衛。碩。人。螻。首。蛾。眉。誰。識。是。英。雄。眞。面。倘。畫。像。麒。麟。閣。上。何。須。多。買。臙。脂。卽。提。兵。鵝。鶴。營。中。不。啻。輕。拈。鍼。線。何。事。六。橋。花。柳。湖。山。賡。借。隱。之。詩。至。今。兩。岸。菰。蒲。風。雨。效。當。年。之。戰。一。客。有。嘆。逝。水。於。東。流。話。劫。灰。於。南。渡。想。夫。翩。若。驚。鴻。出。如。脫。兔。大。小。喬。無。此。施。爲。左。右。甄。聽。其。調。度。有。聲。有。色。指。揮。落。天。女。之。花。其。事。其。人。美。豔。奪。將。軍。之。樹。相。當。浮。白。深。杯。談。夢。虎。因。緣。合。付。汗。青。焯。管。記。從。龍。遭。遇。孰。意。傾。城。之。哲。足。以。成。城。願。移。作。賦。之。才。爲。之。治。賦。

李次青云、才情富豔、藻思紛披、人苦寒儉、此獨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無一不巧合題情、更無一不自心源濬出、靈而筆足以達之、是謂力餘于題、從層次入門者、擴充至此、極才人之能事矣、○押夫字韻、工巧尤絕、

【刻畫物理法】適用於小品趣味之文宜超脫而渾成卽小以喻大意在首  
外勿使呆鈍又近世科學大明刻畫體狀尤有合用之處

詩無羊篇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濞濞、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旆維旗矣。室家溱溱。

此詩爲宣王考牧而作，上三章宛然一幅畫圖，而造語均有趣味，末章以頌揚作結，乃託於牧人之夢，可謂異想天開。

### 宋玉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游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坐。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渴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跔天，迫不得仰。

莅中國而撫四夷，徒爲大言，何雷夢想，居覆載間，寥廓無偶，徒爲大言，豈能容于人世，刻畫固極精，陷而諷喻之意至矣。

### 宋玉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定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竊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螽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踴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渺，絲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糝糟以爲舟，汎然投乎楛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馮炳皆以顧盼，附蟻螻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

曰館於蠟鬚。宴於豪端。烹蝨脛。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嚼。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起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蠶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閔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由小而入於無。恍兮惚兮。其知道乎。其近于空虛乎。毛猶有倫。無聲無臭。豈所謂語小莫能破者乎。

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搯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筮筮筮筮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

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彙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閭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有此奇畫，乃有此奇文，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不可方物。此等刻畫法，純從攷工記中來。○方望溪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于此見知言之難。

### 柳子厚序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于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懼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

末有似碁者故敍

因物理而悟人情前半刻畫精細後路感慨之情乃噴薄而出此神奇之品也○唐宋文醇評此文不免過於堅深學者參考之可也

柳子厚蝻蝨傳

蝻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孔子曰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此文以小喻大而人終莫之喻也讀之不禁三嘆○此文與序碁同例後路微嫌發之太盡若以司馬子長爲之必益含蓄則更高矣

【鐘鼓鏗鏘法】

普通適用淺者讀之可得誦讀之方深者讀之可通聲音之蘊是爲文學家之要訣

詩七月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疇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夔、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漑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謝疊山云、民生莫重乎衣食、飢寒則過慮、飽煖則無思、此人之常情也、邪風則不然、觀往而知來、見微而知著、憂深而思遠、不以目前之飽煖、忘後日之飢寒、中庸曰、凡事豫則立、又曰、道前定則不窮、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七月一詩、事皆豫立、道皆前定、事事有備而無患也、○鍾伯敬云、各章配月分、有複有倒、有錯、文法出沒藏露、莫可端倪、非聖手不能、○余按、豳風所以陳王業、中國以農立國、王業首在稔農事、彼駭豎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以治天下、豈不殆哉、○李漢云、周情孔思、然如鷓鴣東山等詩、不過悲鬱之情、而此詩則係纏綿婉委之情、音節之鏗

鏘自古以來、未有過于此者矣。○周公文字、每篇結處、其聲多大而遠、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此詩躋彼公堂三句、一結聲音何等洪大、讀者宜注意。

詩卷阿篇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矣。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爾士宇。旼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劄劄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劄劄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離離。喑喑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鍾伯敬云、前四章渾然不露、五章以後、本旨歸乎用人、所謂以人事君、大臣之義也。○謝疊山云、王所馮翼之人、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而上、惟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余按此詩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

吉士而作、而歸本於彌性受命、威儀爲定命之符、必本身以作則、然後賢才可進、善哉其有周公之意乎、音節之妙、冠絕千古、

詩有駮篇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宵樂兮。  
有駮有駮。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宵樂兮。  
有駮有駮。駮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于宵樂兮。

此詩序謂頌僖公君臣之有道、有民康物阜時和年豐之氣象、然但知樂而不知憂、得無有缺然於中者乎、而節奏特妙、

左傳鄭伯伐許隱公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螫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螫弧登、周摩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一二父兄、不能共德、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復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

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抑揚委婉。鏗然有金石之音。左傳中精采文字。○鄭莊為人。奸猾詐偽。此文則語語謙讓者。實則皆自危之詞也。曰無滋他族。懼齊魯之侵略其間也。曰子孫覆亡。知突忽輩之不肖。鄭之將衰也。使公孫獲處許西偏。防範許叔也。曰天禍許國。曰天厭周德。皆假託之詞也。至此而奸猾之情盡露矣。而文字特工妙。皆左氏為之粉飾耳。君子謂鄭莊公知禮一段。為劉歆輩增入。先儒已論之矣。○四乎字。句法暗相應。在有意無意之間。丰神獨絕。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遏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八年秦取訖城

十年晉伐秦取少梁

秦復取北徵

十二年秦取羈馬

晉御之曰曲秦師宵遁

成公二年秦伐晉

成公六年白狄及魯

平晉狄伐秦

十五年秦伐晉次於

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輔氏魏駟賦之

成公九年秦狄伐晉

十一年 會令狐

吾其自狄無戰

惟吾又公姬手德

乃者狄別種二唐答

如之女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的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孫月峯云、通篇雖是造作語言、就文而論、最爲工鍊、敘事婉曲、有條理、字法細、句法古、章法整、篇法密、誦之數十過、不厭、在辭令中、又是一種格調、古今無兩、可謂神品。○茅鹿門云、述己之功、過爲崇讓、數秦之罪、曲加詆誣、余謂此所謂知有我而不知有人也、故通篇以我字作骨、中間虛字、以是用作爲貫串。○自古辭令之委婉、無過此文、或謂其近於策士習氣、殊不然、國策文字不若是也。

國語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極嚴厲之意、而以極婉轉之筆出之、音節琅然、令人不厭百回讀、昔人謂內傳未有代德二語、彼約而能該、此煩而  
劣、不厭信然、○唐荆川云、拜胙與請隧二者、俱大禮所關、一則命之而不敢、一則無命而自請、于此見齊桓晉文之優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六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俯仰進退法】

適用於敘說理之文宜雍容華貴不宜浮泛迂緩知此者可以觀其人之性情態度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歟、曰、焚稿者誰歟、非

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稿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俯仰進退者。猶人生揖讓周旋之禮。宜行徐而不宜迫促。宜周到而不宜疏略。專以態度勝者也。子固最爲擅長。後來惟朱子能得其傳。此文後半曲折夷猶。盡從容委婉之妙。○本法最宜於說理論事。倘不善學之。一味迂緩。則失其宗旨矣。

###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明先聖之要道、黜處士之橫議、有功世道人心、實非淺鮮、陸清獻作戰國策去毒、卽本此意、而其文之曲折紆徐、尤爲古來僅見之作、

####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患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

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與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

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流水變環、其妙全在曲折而能達、而其間波瀾、激澗自有天然姿態、惟此文足以喻之、後之有志於道者、皆當依此爲法、○凡對此等文、當收斂身心以從容閒雅之致讀之、切忌張皇浮躁、相傳歸震川赴公車時、在中途讀書、魏鄭公傳、至百餘遍不厭、余謂本法三篇、皆當如是讀法、庶幾作文時俯仰進退、動合天則、然亦自有性之所近焉、不可強也、研究道德者方能知之、

【皎潔無塵法】

適用於辭賦遊記之屬、宜有空山鼓琴、月明天外之致、身有俗骨者不能爲此、

詩兼葭篇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鍾伯敬云、異人異境、使人欲仙、余按此詩序、以爲刺秦襄公而作、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竊謂秋水之兼葭、無異歲寒之松柏、能醫國者斯人、能傳道者亦斯人也、道阻且長、豈終不出歟、亦待時而已、

詩白駒篇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道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紱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謝疊山云、皎皎者、潔白可愛、敬其人亦美其駒也、所謂伊人何人也、宜坐於廟堂之上者也、今乃逍遙乎此地而爲嘉客乎、敬之深亦惜之至也、又云、古之隱者、或巖居穴處、影響惟恐聞於人、自尊自貴、言語不與人通、雖故交舊識、不免遐棄、此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者也、余按此詩序以爲大夫刺宣王而作、以其不能留賢、乃特以殷勤之筆出之、末章飄飄欲仙、有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概、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耜登東臬、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皓月當空，纖雲不染，是卽皎潔無塵之象。然文之皎潔無塵者，必其心之皎潔無塵者也。陶公不爲五斗米折腰，其性靈何等光明，其氣節何等高峻，天君泰然，冰壺朗徹，故其文高潔如此。讀之可以一洗俗情俗骨，凡依回於出處進退之間者，可以鑒矣。其有益于心術人品，非淺鮮也。

### 蘇子瞻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鏗鏗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此文近刻畫物理、而特以淡遠高潔之筆出之、儻然神遠、有如仙境、非親煙火者所能知也、

吳穀人春水綠波賦

迢迢南浦渺渺伊人、波長怨水、綠遠愁春、迺進騷客、召吟賓、申契於采蘭之渚、寄懷於挑菜之津、則見膏融地脈、泉落天紳、雪水消而煙水活、大波瀾而小波淪、舊時漲碧之痕、橋平雁齒、此日縈青之態、浪蹙魚鱗、花落成文、萬紫之雲、藍不斷、鏡開如畫、一峯之眉黛低、斂於一處、是歎侶鷗、鳧延芳蘅、芷戲拋壻、於清明、約流觴於上巳、鴛鴦湖上、軟翠三篙、鸚鵡洲邊、晴漪十里、采欄曲曲、以虹流、白羽翻翻、而雪起、淨無可唾、蘆芽荻筍、之間空欲生、寒雲影、天光之裏、洗梅花之豔骨、方能修到仙人、除桃葉之深情、安得有如此水、試觀其樹、樹如浮、帆帆相屬、紋作鞞、迴羅將帶束、蜻蜓偷眼而空窺、翡翠潛身而出浴、吹來圓沫、齊化紺珠、折出方流、都疑碧玉、船真天上、捫星斗而皆青、人在鏡中、染須眉而盡綠、然且照影徘徊、臨厓躑躅、薄采則一舸難盈、相思則千尋欲續、蘼蕪浩渺、寫空江如夢、之詩、楊柳迷離、唱何處、尋君之曲、豈不以我居水、淡子去山、阿子懷杜、若我念薛、蘿期塞修兮不至、隱潭煙兮奈何、徒見茫茫、遠水瑟瑟、空波衣香、人影、艣唱、漁歌、涵世界之鶯花、蔚藍無際、盪樓臺之煙雨、金碧偏多、念余情、其信芳相對、一汀之草、願在髮而爲澤、常留五斛之螺、是知感莫感於懷人、難莫難於行路、況春水兮方生、又春光兮欲暮、浣兔毫於江上、難染丹青、剖魚腹於船頭、不逢尺素、愁欲翦而偏長、時以閱而成、故流水三生、東風一度、就令花全作絮、猶留波面之萍、正恐葉易成陰、又換天涯之樹、張平子所思不見、未免生愁、江文通黯黯銷魂、因之作賦、

李次青云、題出自別賦、自應就送別生情、然非醞釀於騷選者、深誰能有此深情遠韻、又云、適鍊爲賦家超凡脫俗之一關、然過鍊或恐傷氣、須知其洗鍊而出、以渾成處、開手波長怨水、綠遠愁春八字、便令人百思不能到、余謂如

此雅筆，方當得脫盡俗塵四字。

【心境兩閒法】

普通適用記遊山水尤佳，當有風翔千仞，翛然世外之意，惟性靜心清品潔者乃能爲之。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鉗鉞潭記

鉗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漑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鉗鉞潭西小丘記

心境兩閒法

始得西山宴遊記

鉗鉞潭記

鉗鉞潭西小丘記

小石城山記

一七一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鉞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游、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人間、惟英奇之士得之、則發而爲文、如此數篇是也、然余有進焉、如西山鈞鉞潭等、藉非得子厚之文傳之、亦終淹沒不彰耳、則地之有傳有不傳、亦有幸有不幸歟、然余更有進焉、子厚抑鬱之氣、一變而爲恬



適乃發之于此數記、韜而藏之、豈不更善、發而露之、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唐宋文醇評云、酈道元水經注、史家地理志之流也、子厚永州八記、雖非一時所成、而若斷若續、令讀者如陸務觀詩所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絕似水經注文、讀者宜合而觀之。

### 歐陽永叔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僇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誨者衆、賓權也、蒼顏白髮、積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清微淡遠、翛然弦外之音、醉翁之意不在酒、孰知其滿腹經綸、屈而爲此乎、蓋永叔在滁、乃蒙被垢汙而遭譴貶、君子處此、或不能無動於心、而永叔此文、獨能遊乎物外、先儒謂其深造自得之功、發於心聲而不可強者、豈非然歟、○通篇用也字調、爲特創格、然必須曲折多、乃佳、否則轉成庸俗矣。

蘇子瞻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汎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酹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遙情勝慨、橫空而來、所謂萬斛泉隨地湧出是也、然非天懷高曠、曷克臻此、

唐蔚芝游日光山記

壬寅秋八月、余隨使日本、約諸同人遊日光山、自客舍出、緣山澗行、瀑布瀾瀾聲不絕、過大橋、隔澗有石佛數十、森立

行數里、有村市田疇、植桑蔬、雞犬間聞、又行數里、已至山中、仰視高峯、雲氣蓊鬱、上與霄接、兩旁樹木陰森、一片秋聲、與瀑聲相和也、自是路稍滑澆、又行數里至馬返、小池渟澹、居民植菊數本、風景猶幽、去俗塵萬斛矣、自馬返行、山徑盤紆、車夫僮僕、蟠旋上、瀑布灑漫、時從石隙迸濺、延屬九層、行數里許、爲劍峯、又盤迤六層、行數里許、爲華巖、爰觀大瀑布、寬約二丈許、長七十丈許、煙雲繚繞其間、奔騰澎湃、洶旭如雷鳴、日人有華巖瀑布歌、刻碑上、迤邐行至中禪寺、登臨湖樓、湖長十八里、居山之巔、蓋係山穴流瀑成河、深亦數十丈、居民垂釣、意閑如也、樓上小飲、旋泛小舟、容與其間、余喟然嘆曰、易言山上有澤、君子以虛受人、茲湖在山頂、豈非山澤通氣之徵歟、上下交而其志通、樂山水者、其知此理乎、興盡而歸、此景猶縈繞于心目間也。

昔人詩云、山色湖光共一樓、不啻爲日光山樓寫景、此文尙未盡遊山之妙、惟閒適之致、已足心曠神怡耳、

### 【畫龍點睛法】

適用於言事小品之文、當如點水蜻蜓、栩栩欲活、或有畫龍見首不可方物之象、忌流入空泛。

## 孟子逢蒙章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此文命意，祇是羿取友不端，以致殺身而獲罪，羿逢蒙是主，子濯孺子庾公之斯是賓，而兩節並列，轉令人迷離，倘恍一經點睛，則命意飛舞而出，豈非神品。○爲巨室章兩節，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亦是此法，惟尙不若此章文法之奇。

孟子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題命意，祇是言齊王之不智，乃偏用兩節譬喻法，點睛在一首一尾，一係本意，一係推廣言之，令人不測。較之前逢蒙章又一格局，可見孟子文法變化無窮。

國策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用兩節譬喻至結末點睛負聲有力振采欲飛亦能品也○本法只宜用譬喻若用正言莊論則散漫矣或疑盤空亦係點睛法非也盤空須隨處揜題本法只宜在一二處點睛不宜多說方爲高絕要知盤空法宜用于實題點睛法宜用于虛題

###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獠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亦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純用譬喻至末點睛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文字之奇無逾於此矣○或謂退之雜說亦畫龍點睛法其實不然雜說數篇用意皆在寓言之外蓋畫龍而未嘗點睛者也

### 【風雲變態法】

適用於絕人敘事之文紀兵事尤宜當掩護取勢及其變化不測乃有神駭鬼眩之致與匣劍帷燈法參看

### 公羊傳齊陳乞弑其君舍哀公六年

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諉也此其爲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

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靈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只因爲諉、用筆遂種種詭異、玩君玩諸大夫、如在股掌之上、而陳乞機械變詐之心、乃昭然若揭矣、○上文均閒閒布置、至闐然公子陽生一句、忽然變態、令人一驚、可謂千古奇聞。

史記項羽本紀節錄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軍。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軍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陟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驚流駭浪，決莽奔騰，連用當是時提筆，如風雲並馳，雷電交作，令人不敢逼視，筆端若有數萬甲兵之聲，千古文人讀之無不斂手矣。

史記淮陰侯列傳節錄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

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我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拔趙幟立漢幟，此奇兵也，奇兵必須以奇文出之，其妙在紛紜萬變之中，敘事舉重若輕，毫不費力，迨讀畢後，耳目一新，始知其倏忽變幻，不可方物，焉得不謂之神乎。



莽聞皇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州、復與嚴尤、陳茂合、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驍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旣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惜貪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旌旗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欄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值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

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熹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

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

以英銳善謀之主當麻木不仁之師其勝之者天也實人也其妙處在描寫莽兵之盛爲古來所未有迨光武破之出其不意行文乃全體震動亦有屋瓦皆飛之勢雖不逮子長之精神亦爲范書中第一篇文字

【典綴華藻法】

普通適用宜以義理爲質幹鍊辭鍊氣均宜古雅忌塗增子雲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至於浮憚濃靈更無取焉

詩大東篇

有饑。饑。殍。有。捋。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洧。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捋。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此詩序以爲刺亂而作，蓋幽王之時，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其時間閭杼柚，搜括一空矣，故命意在小東大東二句，自跋彼織女以下，皆用點綴，歷數織女牽牛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理想甚奇，變幻鼓舞，總是窮極呼天之意，而未章八句，造語尤爲橫絕，退之云：詩正而葩，以極正之義，而以華藻之思出之，可稱才人之筆。○謝疊山云：織女無織成文錦之實，牽牛無服箱之實，啓明非真能啓日之明，長庚非真能續日之長，畢不可以掩捕鳥獸，不過設施於經星之行列耳，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也。余按此兩章，謂爲在上者空言條教，亦可謂爲在下者空言理財，亦可總之民力已竭，雖多方羅掘，不過望梅止渴耳，詞愈工而心愈痛矣。

詩生民篇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任，蒞荏蒞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邠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稷是穞，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載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卽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追悔，以迄于今。

凡摘辭藻，不貴塗墍，塗墍卽俗矣，惟鍊之至而入於淡淨，乃爲上品，此詩須玩其鍊法，實蕭選詩之祖也。○此詩序

以爲尊祖而作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謝疊山評末章云天地間惟理與氣而已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于豆于登其香始升蓋以香氣求神神馨香此氣耳余案近陳蘭甫論此詩專重末二句以爲尊祖配天卽所以垂範後世無罪悔者明德之本原也可謂精微之論

詩公劉篇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芻鞠之卽

此詩序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而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謝疊山云周人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此論極精○此詩鍊法與皇矣詩不同皇矣詩愈鍊神味愈發皇此詩愈鍊而神味愈高淡再以七月生民二詩參觀之令人不厭百回讀

文選枚叔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韞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恍恍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

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臙、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燿燦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臙、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痿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醯、縱恣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尙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問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鴉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斲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弦、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饗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

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者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象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駟虛、糴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涵章白鷺、孔鳥鸚鵡、鷓鴣、鳩、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濂、霽、蓼、蔓草芳荅、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糈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傅予之徒、雜裾垂髻、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嬾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引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

薄天、兵車雷運、旂旗假蹇、羽毛蕭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闕莫、咒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真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卽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儻兮、浩瀟瀟兮、慌曠曠兮、乘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浹、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意、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澆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警披、豐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漣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如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颯、前後駱驛、顛頭叩印、楛楛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墜、杳雜似軍行、訇隱匈礧、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拂鬱、闢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躡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

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虺虺、聲如雷鼓、發怒、匣沓、清升、踰蹠、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澗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淅淅、蒲伏、連延、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關、悽愴焉、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寶光異彩、璀璨陸離、皆所謂點綴法也、實則不過屏耳目之好、返性命之情而已、學者不可迷于所嚮、○散漫處宜注意、參閱以上所選詩經、即可悟鍊字訣、

文選陸士衡演聯珠節錄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治、百姓無匱於心、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



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臣聞傾耳求音既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藻采紛綸中時有見道之言所謂文質相宣是也後世作者枝葉大於本幹實爲詞章家之流弊

### 文心雕龍原道篇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

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板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綽、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復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副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蒼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贊略。

本易賁卦彖傳以爲化成之始、探原道心、歸結神理、自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音節琅然、猶其餘事、

### 文心雕龍神思篇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燭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

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曠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贊略

精思窈冥、游神寥廓、而後可以爲文、蓋不凝聚、則不能發散也。疏淪五藏二句、與柳子厚論師道書不以怠氣昏氣乘之相契合、登山則情滿于山二句、又可與孟子登泰山章相參看、皆見道之言也、然則文章可率爾操觚乎、

此  
页  
空  
白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七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 【層波疊浪法】

適用於序記之文宜以淡遠爲貴如弇州所謂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別有獨到之致忌空論多而意義少

## 莊子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无、腴、脰、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无、腴、脰、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一、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誦、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

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无私、決然无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謾髀无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遠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魘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騷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庥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放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



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此爲莊子末篇一部大著作之末作此洋洋大文溯古道之淵源推末流之散失前作總冒中分五段隱隱以老子及己所欲者壓倒諸家接古學真派末用惠子反襯自己其體大其色蒼超世之文也○蘇老泉謂此文序古今之學問猶孟子末篇意自列其書於數家中而序鄒魯於總序前便見學問本來甚正余案太史公自序亦本於此惟奇情恣肆更非子長所能及

史記太史公自序節錄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

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名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一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

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與莊子天下篇意義同、而機局各異、天下篇以學派作層疊法、此篇以答述作層疊法、中間以六藝作陪、以禮義作主、以春秋作綫索、如波浪起伏、曲折濼迴、此爲太陰識度之文、史記中所僅見者、

### 唐蔚芝論語子張篇大義

文治讀論語至聖賢相與授受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嗟乎、古之親師尊師敬師、崇師法也、亦已至矣、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孔子既歿、諸弟子相與進德修業、傳道不倦、門人哀錄其語、得五人焉、曰子張、曰子夏、曰子游、曰曾子、曰子貢、此卽後世學案之屬也、至於述之者、或離其宗、或且詆毀其道、謬矣、一寬而博、弘而篤、容衆以爲天下、谷斯子張氏之學派也、後世聞其風而學之、其得之者、懷含宏之雅度、致明遠

之極功而其弊也、或流於務外、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譬草木之區別、咸有卒而有始、斯子夏氏之學派也、後世聞其風而學之、其得之者篤信謹守、喻傳經之家法、而其弊也、或失之拘墟、子游氏文學家也、而是篇所記三章皆切實務本之語、後世沈溺華藻之士、其亦廢然返乎、一體天地之性、戰戰兢兢、孝以立身、忠恕以及人、斯曾子之學派也、是篇所記四章以友輔仁、自致惟親、論孝難能、又推而及於哀矜下民、蓋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孝弟之至、光於四海、通於神明、曾子而見用也、吾民之流離蕩析、奔走無門者鮮矣、辨而通億、而屢中等百世之王、而獨折厥衷、斯子貢氏之學派也、是篇所記六章二章與人為善、改過四章則皆贊孔子之辭、蓋諸賢皆奉孔子為依歸者也、而子貢之智尤足以知聖者也、門牆之高峻、日月之昭明、無所疑而無可訾也、是故七十子之服孔子、若江漢之朝宗也、孔子往矣、而諸賢追思孔子之深情、又昭然其若揭也、而子貢善為論贊之辭、則尤千古所獨絕也、嗚呼、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生榮死哀、吾夫子之功績、既不獲稍見於世、則用行之志不能無望於門弟子也、然而諸賢者亦相與沈淪下位、負才以終、何哉、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諸賢當時、盍亦稍貶其節乎、孟子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孔子惟不屑自貶其道、是以卒老於洙泗、諸賢不忍違背師法、亦不肯以斯道殉人、故寧雲散風流、沒世隔下面、不自悔嗚呼、悲矣、不百年後、如儀秦如惺武如鞅斯皆用揣摩苟合取將相之尊、而以其學亂天下、而如諸賢者方且於閔寂無聞之中、出其學派、傳嬗四方、淑世淑人、功德不可以勝紀、然則聖賢之徒、亦何負於世哉、有用人之權者、可以鑒矣、然而後之讀是篇者、感師生之沆瀣、慨大道之終湮、則往往歛歔不置云、

前半專仿天下篇體、後半舉頭天外、擲筆空中、摺疊千重、紆迴震盪、其為諸賢慨乎、抑不僅為諸賢慨乎、其為春秋戰國時悲乎、抑不僅為春秋戰國時悲乎、後世儻有子雲乎、○本法與議論錯綜法不同、蓋本法專以逐層摺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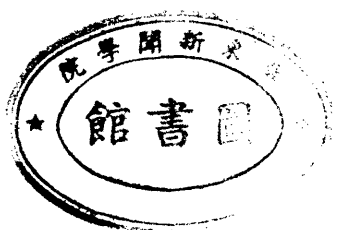
主尙有才氣縱橫、一片蒼茫、風水激蕩之概、至議論錯綜法、則才氣斂抑、綫索在手、變化從心、較本法爲更進矣、

【典重喬皇法】兼逐句古雅法適用於典制金石之文以燥瀟莊嚴爲主宜原本詩書禪古功深乃能爲之

詩車攻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旆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泂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此詩序謂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會諸侯於東都、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是此詩爲中興時所作、故其聲音雖不逮周初之盛、而其典重之致、自有整齊嚴肅氣象、知此者、可與論治道矣、○之子于苗之子于征、二章遙相應、蕭蕭馬鳴四句、寫太平景象、自然高遠、○本法當與響遏行雲法參讀、彼法柳子厚所謂激而發之欲其清、此法所謂因而沈之欲其重是也、曾文正謂讀文、其氣當翔翥於虛無之表、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則虛實兼盡矣、○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與虛無之別、人之窮通貴賤壽夭、實分於此、非獨品詣爲然也、即於文章中驗



之十不失一、學者切宜注意、

詩韓奕篇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韃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菲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韞淺幘、備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孫、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祈祈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此詩序謂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謝疊山云、王命仲山甫曰、纘戎祖考、命韓侯亦曰、纘戎祖考、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申伯之行、有路車乘馬、韓侯之行、亦贈路車乘馬、城謝則命召伯、城東方則命仲山

甫、城韓則以燕師完之、宣王之尊賢臣、重邊方至矣、余按崧高、烝民、韓奕之詩、同爲吉甫所作、惟崧高、烝民二詩、皆鍊之歸于清淡、而此詩寫宣王錫予韓侯旌旂車馬衣服、洪纖精粗、靡所不備、而又借厥父相攸韓姑、燕譽、形容韓之富饒、文章善於映帶、氣象更覺崢嶸、而神味倍極醇厚、是爲典重喬皇法之祖、

詩闕宮篇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姬、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此詩序謂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余按第一章本生民詩、第二章本大明詩、自王曰叔父起、精神一振、而泰山巖巖天錫公純嘏兩章、氣象尤爲高遠、僖公時魯已衰矣、而文章尙典重如此、知周公之遺澤孔長也。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一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遵也、湛恩濛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一大漢之德、澆涌原泉、湧漫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森逝、邇陞遊原、迴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皙、昆蟲凱澤、迴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藁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船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徹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慙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一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慙焉、或謂且



天爲質。開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成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拔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摠之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一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曠攸陸陸。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燖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瑰瑤鴻紛。華嶽竝出。此才黼黻河漢。豈非信然。○頌辭歸結。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願思。抑武帝之雄心。不失諫諫之義。惟文中菲薄文武。罔知輕重。後人謂其佞辭逢君。怙寵身後。辭章家弊病。學者當引爲大戒也。○本法原名鍊氣凝重法。擬略選江賦海賦等。作爲凝鍊之助。繼思曾文正欲以選賦之氣。鍊入散文。本屬不易。初學不察。或多用四六句。尤恐流於板滯。故改名爲典重喬皇法。多選散文。以發揚其氣。惟程度較高者。仍須參讀文選諸賦。庶文體

神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 卷七

七

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李德裕

六

元和元年十月

經句不全三

文氣日益厚重，易傳所謂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有此氣象，方極文家之妙。  
韓退之平淮西碑  
元和二年，海軍節度使李德裕，以六將張良執以獻。  
元和元年十月，義成節度使，

但用古人意，不用古人句。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愿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孰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賁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劉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其無用樂。一類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不許遂燒舞陽

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劉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其無用樂。一類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惟其樹本堅

惟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劉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其無用樂。一類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之在行者

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劉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其無用樂。一類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汝以卒萬二千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劉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其無用樂。一類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其觀察鄂岳

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劉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其無用樂。一類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

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其無用樂。一類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部二州以移有云

元和七年

篇法

向國首尾 呼應 斷後 切推 悃也

... 宣宗居明天下... 待徐之政... 中間... 宣宗... 待徐之政... 中間... 宣宗... 待徐之政... 中間... 宣宗...

○元和九年彭義軍 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憇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

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慶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泗曲以備十月壬申憇用所

其子之修攝蔡州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

史臣表以病自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贊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

軍務表法兵部許 元濟京師一册功弘加侍中憇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胤皆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

李忠臣李希烈 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

陳奇少吳少微 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一表武功自自帝之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

明事 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獻狩百隸怠官事忘其奮一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

未示此後先事主難 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

招出裴度協助決 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一乃敕

策西以役主與功臣 顏胤憇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

南 窘勝之邵陵圍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屬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

一 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一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1) 叙歷代弊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

(2) 叙憲深印位後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戮退戮今肝而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一蔡

平 平 典重喬皇法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二國架白水啟

以上皆為平淮西前事 於今將時作一尚華以後將功皆從比名也而以行常為國

(3) 叙朝議(4) 叙命時 比下叙戰事叙論功皆一定不移之三

二〇七

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弔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此文淵淵作金石聲如聞鈞天之奏如聆韶舞之樂退之自負爲大手筆後有作者弗可及已○李義山讀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此評最確蓋茲篇敍文全出於堯典而銘辭則全出於江漢常武諸詩也○袁爽秋先生云中段裴相三敍弘兩敍終虛一筆敍詔御史語此化板爲活之法如握奇八陣變化無常美哉嘆觀止矣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且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

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覘册、嘗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廬、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鱗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蜒、地地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飄、旗纛、旄麾、飛揚、晦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竝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隙、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此文與封禪文及平淮西碑同兼琢句古雅法語樸以質氣厚而凝加以古藻爛斑波瀾壯闊非宋元以後人所能

逮不善學者加以塗墍，卽成明七子之流弊矣。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出大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醢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始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奮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胡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滯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袁爽秋先生云。閔實茂美。此西京人文氣。荆公以爲仿佛太史公秦楚之際月表。敘余按荆公之論。固賞其氣之蒼莽耳。銘辭亦臻鍊闕矣。

### 蘇子瞻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鍾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存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子曰。東坡作韓文廟碑。不能得一起語。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余謂子瞻爲此。蓋文過于力矣。然吾鄉王弇州謂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怠。嘉言格論。層見疊出。太牢悅口。夜明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其關係世道人心亦大矣。蓋非虛譽也。銘辭尤奇奧。可與退之樊紹述銘同讀。而理想之新穎過之。子瞻作司馬溫公神道碑。體格與此相近。文氣亦極雄健。惟此文逾練過之。故舍彼而取此。



【追魂攝魄法】

凡案諸幽渺之鄉者皆精神魂魄非僅宜於說鬼之文也當俟忽變幻不可思議忌穿鑿附隨

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僖公十年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敵於韓

吳摯甫云寫狐突遇共大子登僕如常問答如常竟與生人無異絕無牛鬼蛇神之狀可謂平常之極直至遂不見三字方寫出神蹤鬼跡令人不寒而慄可謂奇幻之極余按此段極恍惚卻極悽楚狐突爲大子之知己而夷吾無禮晉國將亡則狐突心中之事也故有是夢新城爲大子所縊之地特再點出所謂追魂攝魄悽愴在心脾者也後人殆未有能效之者

左傳秦晉伐都僖公二十五年

秋秦晉伐都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吳摯甫云戰功必以奇勝此文寫秦人處處用奇陰謀變化如鬼如神尤妙在用精鍊簡括之筆使其踪跡不甚了然後兵之奇見文之奇亦見若遇此種奇功而筆不足以傳之是以真金作頑鐵用矣豈不惜哉又云于精鍊簡括中獨詳僞盟一事又于商密人口中蕩漾二語皆筆墨變化處歸結楚圍陳納頓子將破軍亡將之楚略一生色亦

變化處○余按兵陰道也、秦人用陰謀、此文覺有一種陰森之氣○秦人蓋用潛師、故子儀之兵不能覺、而坎血加書事、其謀蓋係先定、若以他人爲之、必十數語始明、而此則以一筆括之、商密人懼曰兩句、是爲追魂攝魄法、

左傳晉侯夢大厲成公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因夢成病、因病又夢、而巫醫皆來、卒因夢而遂死、因死而小臣又夢、惡孽交作、迷離恟恍之文、其警世者深矣、

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臚、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

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鬼神之事、人心爲之、故中庸曰、誠不可掩、若迷信則大愚矣、此文記事、飄忽而無蹤、記言若知鬼神之情狀、實則爲強死者鳴冤、卽爲刑政者垂戒耳、而用筆則如上窮碧落下黃泉、令人恍惚不可測、一起陡然而來、尤有天馬行空之概、非程度高者、不能學步也、

### 史記樂書節錄

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卽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與也、

史記頗有後人附益之文、此段節自樂書、疑出褚先生手、案晉平公時、無衛靈入晉事、考諸左傳、史記年表暨晉衛

世家而可知其事尤詭誕然其文則能追取神氣乃若有物憑之者故可取耳○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家有善聲善氣則子弟皆感之而爲善一家有惡聲惡氣則子弟皆感之而爲惡在於無形之中而莫可名者也故中庸曰體物而不可遺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是以君子敬畏天命載魂抱魄亡敢恣肆否則子弟流蕩忘返或致失魂而落魄矣可不畏哉

韓退之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靈是也有聲有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馮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靈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天地間之鬼神皆人心之魂魄爲之也因人心之魂魄感召天地間之鬼神故曰皆民之爲之也左氏傳所載有託形於豕者有託聲于牛者其偶也若謂鬼必託形聲于豕牛其可乎人無靈焉鬼不自作文能道鬼神之情狀而歸本于正理鍊氣亦極廉悍是以卓然可傳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稭稊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精光掩遏、不可逼視、子厚生而爲英、歿而爲神、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若以爲迷信則謬矣。○曾文正最愛此銘辭、其

日記云、常于輿中誦之音節鏘然、內云驅厲鬼、蓋即龍城柳碑語、

【沈洋談詭法】

宜縱橫馳驟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曾文正所謂跌宕捭捩之有銜奔放中必須凝鍊忌浮囂忌粗率○自此法以下已升堂而入於室為極至之文矣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右禮賦

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秦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為親、而雜汗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龔述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右知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萬、忽兮其極之遠也、撮兮其相逐而返也、叩印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悒懣、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窅入鄰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悒懣、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右雲賦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成，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右蠶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右箴賦

天下不治，請陳儉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愍革武兵，道德純備，諛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蠅，鸕鼻爲鳳，皇比干見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闔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琬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媿子，奢莫之媒也，媿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前數段連卷縱橫，惟意所適，後路嗚咽淋漓，苦心畢露，嗟真儒之不遇，痛蒼海之橫流，能無悲乎。

荀子成相篇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俛、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廢、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尙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之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法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旣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神之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伎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蹙、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尙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



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士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

王念孫曰良當爲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

用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

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己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執、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竄、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卽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爲、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執它師、刑稱陳、守其銀、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收禛、明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鉞、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與離騷經用意略同、而造語之詭奇過之、○按成相者、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

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卽稱如瞽無相何俛俛、其義已明、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然則此文體、亦非荀卿所特創矣、

莊子逍遙遊篇節錄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鵬之言曰、諧之徒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一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

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一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首段是神化，次段是沖漠，其本在於養氣，故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與孟子之學相似而實不同。

### 莊子齊物論篇節錄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

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慙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黻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一指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

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一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螟，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一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人生三百六十空竅，皆所謂麥刁刁者也。人不能自聞之耳。知此而一死生齊是非，合不可，歸于物化，所謂離形去知，同乎大通者也。至此心歸于無，氣亦歸於無。

### 莊子秋水篇節錄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蠶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閔，撥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此篇本係一層進一層，如剝蕉心，不盡不止，茲僅節錄兩段，以見其趣。蓋其意不過小仲尼伯夷，而借河伯以發之，亦不足爲訓也。○袁爽秋先生云：惟道術深廣，而心君尙恭者，爲能虛己斂德，而屏焉處之，否則如蟹之處鬻，時露其一螯二螯，而受繫于人矣。淺躁故也。此語見道極深。

唐蔚芝釋氣

大同之世，喜氣婆娑，卿雲糾縷，吐氣含和，百姓鼓腹，擊壤謳謔，爰有通人達士，方領矩步之倫，羣萃淑氣之佳亭，相與討論乎斯氣之升降，與乎斯氣之本真。一政治家言曰：政貴行健，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本天本地，親上親下，一氣之相應也。聖人乘六龍保太和，播元氣，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鳴球拊石，於變時雍，鳥獸踴躍，鳳凰來儀，一氣之相感也。是以聲名洋溢中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反是而大塊噫氣，鬱極爲風，蜚屋拔木，靡出其蹤，曰：蒙恆風，曰：狂恆雨，曰：僭恆陽，洪範咎徵，其皆沴氣乎？六氣失節，陰陽糾棼，寒暑不時，饑饉薦臻，山崩川竭，深谷爲陵，其皆氣之所爲乎？一道學家言曰：良知者根於一心，一心氣之精英也。良能者達於五官，五官氣之感覺也。本心昧而良知泯，良能沒，靈氣爲之

窒塞焉、好惡拂人之性、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復之道、在先存其平旦之氣、詩所謂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是也、所謂昊天曰明、無敢戲豫是也、由是而養其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直者生理也、生氣也、自反而不縮、以任一己之事而不足、自反而縮、以通造化而有餘、天地有清純之氣、吾心之氣、與天地清純之氣相浹洽也、天地有正大之氣、吾心之氣、與天地正大之氣相往來也、涵之而爲性、仁義禮智信五德、理也、亦氣也、擴之而爲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皆氣也、竊嘗徵之於經、古之聖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又嘗考之於史、古之豪傑、力可拔山、氣可蓋世也、縱橫九垓、上下千禩、無往而非學也、無往而非氣也、一氣節家言曰、吾嘗登首陽山、片石矗雲表、鬱鬱葱葱、其氣佳哉、黃農沒矣、薇蕨芳矣、伯夷聖之清者也、飽則氣濁、餓則氣清、豈不然歟、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興起者與氣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親炙者、炙氣也、橫覽吾中國二十四史、忠臣孝子、義士烈婦、其慷慨激烈、悲壯嗚咽之氣、恆百折而不撓、齊太史簡、晉董狐筆、是氣也、秦子房椎、漢子卿節、是氣也、文文山之作衣帶銘、楊椒山之卻蚺蛇膽、是氣也、在易之義、上水下澤、其卦爲節、水澤者氣也、鬱積而爲氣之苦、苦節不可貞也、調和而爲氣之甘、甘節往有尙也、沿及後世、蘭相如之怒髮衝冠、氣之麤者也、婁師德之唾面自乾、氣之餒者也、推而及於漢之黨錮、五代之清流、皆未聞乎大道者也、往者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買貿然來、終不食、嗟來之食、氣勁哉、豈夷齊之亞與、蓋蹴爾而與、乞人不屑、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葆此氣也、人不可以無恥、無廉恥則無氣也、奈之何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一入仕途、無非尸居之餘氣、譬諸入大冶之鑪、舉鎔化其氣骨、殆哉、一養生家言曰、天以氣養人、地以味養人、味以培體、氣以完神、故人非氣不存、儒者之道、節嗜慾、定心氣、此言何謂也、月令一書、非衛生權輿乎、宋之大儒、首推朱子、作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白者氣也、觀

之者觀氣也。字義自心爲息，自者鼻之省文也。自心相應謂之息，綿綿若存，用之不竭，道德真詮於今未絕，抑又閉之，眞人之息以踵，常人之息以喉，以喉氣出於肺也，形而上者也，以踵氣萃於足也，形而下者也，善而用之，勿忘勿助，氣之輕清者上，氣之重濁者下，神將守形，形乃常存，此呼吸之法也。黃帝內經曰：至人者服天氣而通神明，淮南子曰：服氣者神明而壽，藐姑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氣御飛龍，而翱翔乎杳冥之外，震爲東方，太陽萌光，吞吐絪縕，去故納新，此服氣之法也。旁有宗教家聞而笑曰：彼說與我大類，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言何謂也？鬼神之德，體物不遺，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神之格思，氣之感思也，誠之不可揜，氣之不可滅也，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凡人富貴利達惑其中，奔走營求，逐於外，氣浮矣，消矣，氣滯矣，絕矣，雖欲不離魂，不落魄，也得乎？於是天文家之言氣以爲日月星辰，皆氣之所幹運也，有地學家之言氣以爲華嶽河海，皆氣之所包舉也，有文學家之言氣以爲典章禮樂，秀氣所發，皇也，有科學家之言氣以爲聲光化電，空氣所傳嬗也，於是慎獨子評而斷之曰：甚矣論氣之夥也，夫盈天地間皆氣也，難以更僕數，請就其切近者言之。一吾人修身之要旨，辨氣之善惡而已，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舜之徒善氣何如也，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之徒惡氣何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造物者都省記之與，積善之氣有餘而百慶應之也，人見其慶而不知其爲善氣也，積不善之氣有餘而百殃應之也，人見其殃而不知其爲惡氣也，是故一身有善氣，一家一國有善氣，天下感之，皆有善氣，一身有惡氣，一家一國有惡氣，天下感之，皆有惡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利，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其氣如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君子之善氣薰蒸而爲澤，及於五世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小人惡氣漸漬而爲澤，及於五世也，氣有盈虛，世亦隨之爲消長也，是故文王之肅肅黜黜，緝熙敬止，其善氣之久長，綿延至於八百載，戰國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乖戾之氣充



塞宇宙、如火之燎於原、嗚呼、五行之火氣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不數十年、而秦政出、焚書坑儒、君子驗其氣之惡極而知之、曹操司馬懿奸回險詐之氣、歷久不沫、浸淫及於六朝、而士大夫咸被其毒、痛乎悲夫、至五世而猶不能蕩滌而掃除之也、吾人何以知衆甫之狀哉、識衆甫之氣也、意者音也、察其人之心音而善惡可知也、氣者气也、審其人之口气而善惡可知也、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芳、芳氣可親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臭氣胡可近也、食詩書之氣、子弟鮮有不雋穎者、沾銅臭之氣、子弟未有不憊愚者、感名山大川之氣、其人多傑而靈壽而樂者、氣清嘉也、溺膏粱醉飽之氣、其人多齷齪以貪狂惑以疾者、氣醜毒也、扁鵲見齊桓公望而卻走、醫家之辨氣也、范增望沛公之氣、皆爲龍虎、兵家之占氣也、君子終日乾乾、所以培養其朝氣也、嚮晦入晏息、所以振作其暮氣也、歷代名儒、心無昏惰之氣、躬無邪僻之氣、孝弟忠信、以勵其氣、居仁由義、以充其氣、喜怒哀樂之未發、氣也、發而皆中節、氣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也、參經綸、贊化育者、氣也、轉否爲泰、轉困爲孚者、氣也、化愚爲明、化柔爲強者、氣也、是故古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者、內省乎己之善惡之氣、外析乎人之善惡之氣而已、且夫五方雜處、風氣攸殊也、羣生軋茁、氣質萬變也、化工不言、四時行、百物生、默示陰陽晦明風雨之六氣、上古樂官、伶倫通其微、截爲六律十二管、吹葭驗氣、節宣陰陽、後人又析之爲四、是爲二十四氣之始、因人之氣配天之氣、而陰陽剛柔善惡判焉、剛者爲清、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氣之善者也、爲猛、爲隘、爲驕、爲傲、爲強、梁、氣之惡者也、柔者爲慈、爲和、爲順、爲巽、氣之善者也、爲僞、爲懦、爲弱、爲庸、庸爲畏、憊、爲邪、佞、氣之惡者也、夫反諸己者、亦濟其陰陽剛柔之偏而已矣、出辭氣而無倍也、持志氣而無暴也、居一室千里之外、應之氣乎、其君子之樞機乎、慎乎謹乎、氣之發乎、大哉氣乎、斯言其至矣乎、衆皆曰、旨哉、慎獨、子乃詮釋之、俾天下萬世之含生、稟氣者、知所宗仰云。

放恣橫縱、惟意所適、牢籠萬有、馳騁百家、學者熟讀之、可得鍊氣之法、

【高瞻遠矚法】

宜先養浩然之氣與天地清明之氣相接開拓萬古心胸  
推倒一時豪傑惟道德品行至高者乃能爲之忌厥落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凡作文分段起處、最宜講究、此文每段起處、皆用高瞻遠矚法、而天下之生節、昔者禹抑洪水節、我亦欲正人心節、俱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之概、孟子論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殆亦自道其文歟、

### 孟子伊尹割烹章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囁囁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此文以堯舜之道作主、而以吾字予字作綫索、皆有挺然自任之意、則其身之貴重于天地間爲何如、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凡人生當世、必當爲天下第一等人、然有任聖之志氣、必須有任聖之道德學問、徒放言高論無益也、願吾國之學者勉之、○孟子中高瞻遠矚法最多、如公孫衍張儀章、宋句踐章、尙志章、由堯舜至于湯、章均是、蓋孟子有論世知人之志、故其文抱負與人不同、吾輩當學其所養、

### 韓退之伯夷頌

○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崑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一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絲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一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俗世滔滔、清流皓皓、讀此文可以增長志氣、激勸名節、曾文正所謂寐寐周孔、落落寡羣、其庶幾近之。○莊子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久矣。王荊公謂夷齊扣馬而諫、采薇而食、餓死首陽諸事、皆無有者、可謂妄論。如此則論語亦不足據矣。要知武周之事、乃天下之通義、夷齊之事、蓋千古之常經、彼其非聖人而自是者、固有所不得已也。其心跡與日月爭光矣。韓子此文結處、實足包掃一切。

【翁純嘏釋法】

適用於論著之文、知此法則鍊氣鍊局變化無方、要在純任自然、行乎其所以、行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止若有意爲之、則弊矣。

賈生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

金城 全屬野為  
之喻其固也  
為池 言其地水  
其險也

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杖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鑠鏃、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旗、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古者天子名李萬粟其後尋致強國倍其口久而能出平

黎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李斯趙高所殺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翁純繅釋之法。此即始終條理。文章構局。要不外是。余以之律古文。大家之中多有相合者。此文自秦孝公起。至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振攝全篇之局。所謂翁如也。當是時以下。連接于是數段。所謂從之純如。如也。未段且夫以下。八音齊奏。絡繹不絕。所謂繹如以成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若有心造作。則淺妄可笑矣。

○文氣雄駿。大波瀾中伏無數小波瀾。千回百折。朝宗于海。漢唐以後。未有能及之者。○袁爽秋先生云。仁義不施。言失政。攻守不同。言失勢。圖終見匕首。祇一寸鐵。老吏斷案。祇一兩語。定讞耳。使上文層層筆墨。化為煙雲。可稱極至之作。

韓退之原道

有陽明之文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

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贖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肖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上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自博愛之謂仁起，至有凶有吉止，涵蓋全篇爲翁如法，自周道衰以下，爲從之純如皦如法，末段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以下，與過秦論末段體格相似，爲釋如以成法，變化縱橫，不可方物。○凡文章程度之較淺者，或拈一二字作綫索，或屢用複筆作綫索，惟神化者隨手用虛字作綫索，如過秦論之用于是然後，此篇之用今其言曰，今也等是也。末段驅使風雲，自爲道易明以下，自然成韻，尤有天機鼓蕩之樂。○袁爽秋先生云：觀莊子天下篇黃老之術與莊絕異，魏默深論甚精，此篇所引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係莊子外篇，亦以之歸獄老子，未免深文周內，又云周道衰以下，從老却到佛，轉折無痕，民不窮且盜也以上，兼闢佛老，無爪牙以爭食也以上，專攻老，清靜寂滅者以上，專攻佛，飲之之易也以上，又專攻老，皆而爲夷也以上，又專攻佛。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豕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葦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一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

譎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竝起、答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伺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

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故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天地果無初乎一段起、蒼蒼茫茫、爲翁如法、要知此等大文字、起處極難、子厚必先定全篇格局命意、乃爲此破空而來之法、自堯舜禹湯之事以下、爲從之純如法、中間千條萬緒、脈絡分明、儼如法尤顯著矣、末段或者又以爲下、爲釋如以成法、與退之原道並峙爭雄、爲後代獨一無二文字、○袁爽秋先生云、柳州貶謫後、嘗作詩云、多壘非予恥、無謀祇自憐、可見子厚講求經世之務、非若後世尋行數墨文人、但知求工于一字一句、直醯雞覆裏天幾大也、又評末段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句云、一句逆入、通篇主腦、勢若駿馬奔平川、中涂勒破千里足、以志帥氣、使奔者以滂、散者以凝、余謂此句與過秦論仁義不施二句、鍊氣連機極相似、開學者無上法門、

過秦論中

今秦南面稱孤天下是上存天子也之之民驚得安其性命莫不盡心而仰司上當此之時  
 守成定功安老之率生於是矣秦王恆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  
 廢王道之私法禁文書而酷刑罰先治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法夫兼併者  
 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守不同術也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八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敘事精鍊法】

適用於紀人紀事之文事繁語約綫索一貫如百川歸海斷非易到

左傳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勿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天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夫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此文妙處全在賊由大子皆知之二語空際傳神如聞其聲與穀梁傳驪姬下堂而啼筆法迥異而同爲神品○既與中大夫成謀舊注以爲里克實與上下文語意不接余謂中大夫卽優施成謀者成殺大子之謀也○方存之云公殺其傅杜原款下原可直接十二月大子縊於新城然而平直且大子仁孝之心事不明有或謂大子兩折縊將大子仁孝傳神傳大子仁孝之神正以形容獻公之昏也

穀梁傳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十年

敘事精鍊法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文公回國

二四一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麗姬意在致禍，而先從衛冢入手，伏機遠而挑釁微，令人不測。天乎數語，皆中獻公之忌。寫麗姬作僞如真，寫獻公昏迷如夢，而寫申生之辭，則又慘慘悽悽，不忍聞。比較左氏似勝一籌矣。○結處與起處天然呼應，子長常用此等筆法。

左傳晉文公回國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

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晉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蘆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方存之云得人二字一篇之主從者五人文公所以能復國興霸業者在此故首揭之為全篇綱領以下或敘事實或于他人口中先後揭出敘次歷落峯巒疊見可謂絕妙文字余按此文不獨敘得人之盛并以數女子事聯絡點綴匠心尤屬巧妙○秦伯與晉公子如何接洽概從簡略而專敘賦詩以寫心心相印之意下段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略作停頓之筆濟河以後乃勢如破竹矣此等敘事之妙恐子長亦不能及○讀此文不徒賞其風霜閱歷文境絕佳應玩其困心橫慮徵色發聲之處具徵建大事業者必出於憂患之中可增志氣十倍

左傳趙盾弑其君宣公二年

晉人

趙盾

晉上卿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實諸春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

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

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字



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喙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  
指靈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  
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  
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  
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方存之云不君二字一篇之主中間敍公好淫戲敍公妄殺敍公飾非文過敍公拒諫與謀殺諫臣皆詳不君之事  
又云良大夫三字一篇結束中間將諫驟諫不忘恭敬皆良大夫所爲但此篇必是趙盾子孫強盛肆爲誣罔之辭  
贊董狐真孔子言也贊趙盾非孔子言也理無兩是既書弑君之賊而豈稱之爲良大夫哉○余按宣子田於首山  
一段百忙中着一閒筆是爲左氏最擅長處然鉏麇賊之一段誰見之而誰聞之靈輒不告姓名而自亡其名又誰  
知之論者以爲左氏浮夸竊意鉏麇必爲趙氏所殺此等文字皆後人所增入耳惟就文論文則確有法度

公羊傳晉趙盾弑其君宣公六年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  
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獠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  
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

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舂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舂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蹙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蹙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頷。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子子曰：「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張榜云：此傳字字飛躍，段段精神，敘事如畫，摹景如視，讀之津津有味，趨流頤頰。○儲同人云：敘事手筆，繼左氏而開龍門，不必言矣，更當賞其每下一二虛字，神情逼現如生，此爲獨絕。伏甲一段，頃刻百變，絕處逢生，細細描寫，亦整亦暇，使史遷爲之，恐尙遜一籌。余謂此文精采，實勝於左氏矣。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昭公二十三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磨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犖，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

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犛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營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泓、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勿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闌，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一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

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饗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饗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饗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樞告、乃改葬之、一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方存之評前篇云、此篇用筆、先反後正、極力騰挪、得文章頓挫曲折之妙、昔穆王以下一段、起勢甚遠、極難切合靈王之事、乃用因風轉舵法、不知不覺、直刺王心、不說正面一字、亦不正諫一句、祇就古事敘述、令王自然心動、可謂神化不測、又評次篇靈王卜一段云、此段補敘楚靈之貪暴、以應首段、且以見上不順天、下不順人、所以亡國殺身也、是文中停頓法、又是推原法、○余按前篇工尹路請曰一段、次篇國每夜駭曰一段、及末靈王卜曰、共王無冢適二段、敘事參差錯落、精鍊至極、已有神光離合之法、學者切宜熟玩、○次篇起處、提挈綱領、歷落布置、與晉惠公之入秦、穆姬屬賈君一段、極相似、自爲左氏最擅長處、凡敘事之繁重者、皆當用此等研練法、自然舉重若輕矣、

【硬語聲牙法】普通適用出於性之所近、非可強致若僞飾之則不成文理矣

屈子天問節錄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

何本何化。圖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限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杳。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何。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圖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滅。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鸕龜曳銜。鮪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鮪。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奠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鮪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蹶。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儻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九衢。泉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陵魚何所軀。堆焉處。

岫嶼山尖神禹碑、字奇石赤形模奇、此文庶幾近之。○靈均放逐、旁皇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蓋惟胸有奇氣、而後有此奇文也。○退之云周誥殷盤、詰屈聲牙、嘗謂殷盤文頗有鬼氣、周誥文詰屈、以多士多方爲最、在大誥康誥之上、而召誥文尤以義理勝、甫刑文響亮激越、曾文正最喜誦之、惜多不可解處、並以文繁未錄、學者均宜參考而熟讀之。

樊紹述蜀縣州越王樓序

縣之城、帝猷獨、掀明威、彌石硝、馳涪瀨、左陵凌紅稜、簪天地、送行壬癸、且掬蛇跼於西北、蟠紅頰青、越王貞故爲樓、重

軒○鼻○飛○門○明○窻○蒙○傘○蹇○予○始○登○謂○日○月○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顯○繡○鬢○  
銜○蓑○菱○皆○可○察○極○既○絜○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山○嶮○嶮○若○園○之○東○皇○天○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矚○然○爲○曲○  
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日○杲○星○星○過○歸○尙○悲○不○能○自○解○重○爲○詩○以○釋○益○不○可○願○謂○郡○中○諸○君○能○無○有○  
意○綴○以○華○豔○其○念○蓄○云○危○樓○倚○天○門○如○闔○星○辰○宮○棧○薄○龍○虎○怪○洄○洄○繞○雷○風○徂○秋○試○登○臨○火○靄○屯○喬○空○不○見○西○北○路○老○  
懷○益○凋○窮○石○瀨○薄○濺○濺○土○山○杳○穹○穹○昔○人○爲○逝○所○適○醜○顏○紅○今○我○茲○之○來○猶○校○成○歲○功○輟○田○植○科○畝○游○圃○歌○芳○叢○地○  
財○無○聚○厚○人○室○安○取○豐○既○乏○富○庶○能○千○萬○慙○文○翁○

擅用代字訣、故爾詰屈、雖係傷懷惜別、然其中自有浩然不可磨滅之氣、退之所謂天得者是也、○余初讀此文、用孫淵如續古文苑本、後得紹述後裔漱圃君贈余胡氏菊潭注本、頗有不同、爰重加校正、其句讀悉依胡注云、

### 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

絳卽東雍、爲理守所、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有陶唐翼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土人令無穢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叢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說、至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陣孤孤顛、阿倔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腔暴三丈、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鞠覲蠶、礙浪島坻、淹淹委委、沙靡縵、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擘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礙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帶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縵、縉、白豹玄斑、飮距、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槐、夙護、鬱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晏可衙、又東、塞渠曰望、月、又東、塞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青、

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浴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面西。巽隅間。黃原缺天。汾水鉤帶。白言謁。行且良閒。遠岡青。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澗望瑤。翻碧。激光。文切。鏤梨深。撓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振踞塘。銜渠。欽池。南楯。檀景怪。爛蛟龍。鉤牽寶。龜靈。處文章。章陰欲。塾廠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會。晚赤熱。西北曰鼈。鰲原開。哈儲。虛明茫。茫窺。眼頰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鷗。挈鷺。倡池豪。渠憎乖。憐園正。西曰白濱。蒼深。憐梨。素女舞。百侖。水翠披。唧唧千。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埒。日卯酉。樵途。隄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絢婉。化大小。亭。餽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塘。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隄。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壙爲池。溝沼。渠瀑。深潺。終出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果。枝香。畹麗。麗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適生物。瘠引古。沃潁。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

用尙書顧命康王之誥。文作體格。運以漢賦之氣。而變化其造句法。退之所謂萬物畢具。海涵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於此可以想像得之。○余初讀此篇。亦用續古文苑本。後得漱圃君贈余絳守居園池記。注凡六家。此本句讀。係用趙仁舉本。據南村陶宗儀所題小引云。此記艱深奇澀。讀之往往味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爲解釋。全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箋注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爲傳之。以便披覽。有未解者。須觀其全注云云。余按樊子文傳於天壤間者。僅有二篇。今並得善本句讀。可謂幸。



矣。漱圃君善述之功，豈不尤可佩哉。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憲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銖心，刃迎鏗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問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待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闕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繇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猶，維出不嘗，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精神全在中權，讀之亦不覺劇目銖心。○王伯厚困學紀聞載，晁以道日課識十五字，韓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略識

字子雲文所以卓絕一時者以其多識奇字也。可見爲文章者必先從小學入。腹儉者烏足以語此。

【選韻精純法】

適用於詩賦銘頌之類爲學音聲者最要之訣前人未有發明之者

詩天保篇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饋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文治管學五言律詩先君教之云仄字宜多用入聲韻平字宜多用東陽庚蒸真支等韻仄字用入聲韻如星隨平野闊氣蒸雲夢澤晚來天欲雪地猶鄒氏邑等皆是也讀之自然響亮卽上溯之詩經用韻亦然文治因以其法推之於古人用韻之文莫不皆然乃大悟選韻之法如此詩第二章用入聲韻第三章用蒸韻第四章用陽韻最爲脗合茲者距先君棄養九閱月矣述之不禁涕泗之交流也○此詩序以爲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謝疊山云上三章願天錫君以福祿下三章願祖宗錫君以福祿五章民之德本君之德故民之福皆君之福余按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卽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此德卽孝德也文王能以孝道創率天下使養其老羣黎百姓皆能感化而爲孝德是以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周初忠厚之風

傳世至八百載、治天下者當知所本矣、

詩大明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第一二章陽韻、第三四章入聲韻、第五六章陽韻、第七章侵韻、通蒸韻、第八章陽韻、通庚韻、氣勢乃益浩瀚發皇○

此詩序以爲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謝疊山云、明明在下者、王之德也、赫赫在上者、天之命也、王德與天命

常對立而並行、故曰永言配命、克配上帝、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我有周受命、此言天命之難

忱也、此詩與召誥同意、余按周公作詩、時時以敬畏天命爲主、謝說極精確、

詩長發篇

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楨。旣。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滄。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虜。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疎。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首章陽韻、次章入聲韻、三章支韻、五章東韻、六章入聲韻、七章起用入聲韻、末用陽韻作結、聲音之發、皇無過於此矣。○此詩序以爲大禘而作、而末乃鉞及阿衡、其推崇功臣如此、洛誥所謂以功宗作元祀、亦此意也。

詩殷武篇

撻彼殷武、奮發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疆、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栝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二章陽韻、三章入聲韻、四章陽韻兼入聲韻、五章入聲韻兼庚韻、宮商協律、與長發詩相亞、○此詩序以爲祀高宗

而作、謝疊山評第三章云、高宗舊勞於外、知稼穡艱難、知小人勤勞、周公于無逸言之矣、伐楚成功、所以命四方諸侯來朝者、惟曰以歲事之豐凶來告于王、諸侯無禍無適者、惟曰稼穡匪懈而已、吾國以農立國、此可謂探本之論、○又按末章以寢成孔安作結、蓋卽斯干詩之意、

### 楚詞九歌東皇太乙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璵。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疎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 楚詞九歌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憺懣。

### 楚詞九歌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綯。承莖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鼉騶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首篇氣象喬皇、次篇更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概、由其用陽韻也、第三篇雲水蒼茫、煙波無際、由其用庚韻兼入聲韻也、○古來言情之文、首推離騷、可配葩經、然讀離騷、應先讀九歌、方能領會其音節之妙、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臯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傳、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一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銘辭專用入聲韻、橫絕宇宙、亦有海含地負之概、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

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斯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禁其家無取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嘻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案通鑑唐穆宗長慶元年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中載張徹死事即節取此文文中所稱牛宰相即牛僧儒○此文之神在推門出門四字蓋君之求出門罵死久矣下言或收瘞之以竣官止神行即開下歸

葬一段、家貧在醫弟珍奇藥品後點出、是蔽掩法、○銘詞絕奇、嘗爲之注云慕顧、瞻慕顧慮也、揭揭、獨行貌、噫、暗者、禁不敢言也、割、吉列切、音子、害也、言獨甘受害也、闔讀如諒陰之陰、咀、廣韻相呵義、言口矢所集也、徹揭、割雪折厲、奪咀、皆用入聲韻、行生清兵名、闔、貞、皆用庚韻隔句、各自爲韻、仿詩魚麗于留用韻法、而奇倔之致、哀感之情、千載下猶有生氣、

歐陽永叔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瀟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緜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自天保大明諸詩、以陽庚韻與入聲韻間用、退之用之作張徹墓銘、永叔用之作秋聲賦、而皆間一句以成韻、音節



之妙，乃釋如以成，古人三昧法全在于此。學者切宜熟讀注意。○彭剛直遊泰山，集成句作聯云：「我本楚狂人，五嶽尋仙不辭遠。地猶鄴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其聲音之所以響亮者，在人字、臨字係真韻，而嶽字、邑字係入聲字。故也。又曾文正作揚州梅花館史，正公祠堂聯云：「心痛鼎湖龍，半壁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其聲音之所以響亮者，在五字句用東韻入聲韻，而壁字、血字、月字又都係入聲字。故也。於此可悟作對聯之法。

【議論錯綜法】普通適用學至此如造父爲御六轡在手一塵不驚，非才氣縱橫者不能望其項背矣。

###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祗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泱泱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諱搢搢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四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摺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君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

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方望溪謂史記諸序，開示學者法門，最爲詳盡，作文之法都備於此。余按方先生此說，蓋謂其敘次錯落變化，無一重複耳。具翕純繳釋之致，而才氣絲毫不露，是又能鍊氣而歸於收斂矣。故爲文學家之祖，要難者，結轡處也。譏察也，要刪二字，爲學者實事求是之良法，退之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本。此○吳辟疆云：諸年表序，每篇皆別有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高情微旨，深遠不測。此篇嘆稱春秋以自喻其史記，後半歷引各家說春秋者，皆不當意，所以自負也。

### 史記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宴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蠱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

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用秦記作底本貫串六國時事故中間之用秦字作提筆凡三處皆震盪有神東方物所始生一段無端插入尤爲錯綜有致○吳辟疆云凡作文每篇必有一定主義主義既定通篇議論均必與其本義相發乃不背謬支蔓所謂一意到底也如前篇以遭亂著述爲主故起處便說箕子師摯等此篇以無道而得天下爲主故發端即以秦之僭事上帝爲言無一字閒文○又云秦雖小國下其意均不在秦若天所助句歸功於天極妙凡議論他人指爲天助便是菲薄語漢高得天下功德甚薄史公意頗輕之其論秦處意皆注在漢也下何必上古句亦譏漢治之蔑棄三代專用秦法特借史記爲詞耳議卑易行亦薄漢之襲用秦制至悲夫一結轉譏學者誦說三代不敢道秦爲迂謬詞旨激詭而意則深痛矣余按此評極精細殆得自擊甫先生也

###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

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溇、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儻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伏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隄、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包舉天下形勢、參差錯落、陽開陰闔、一絲不亂、以之經緯萬端、何本不立、何文不行、○吳辟疆云、天子觀於上古三句、此當時所借之口實如此、實則乃削奪諸侯之計、至以適削地、則無所用其藉口、而明明以罪謫削矣、○又云上足奉貢職三句、極有騰挪、蓋漢廷之意、以爲藩國如此已足、強本幹句、顯揭其本謀如是、尊卑明加贊一句、尤妙、皆探測廷議爲詞、藩國胥見削奪、漢郡占其形勝、以爲天下從此太平矣、○又云、結處以微諷作收、不然、全篇爲諛詞、

矣。蓋漢初大封同姓，以制反側，後見其弊，乃恣意削奪之。前後皆非治體，史公見其然，雖不加訾議，而情實自見言表。余按此評亦精細。漢分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不得已也。始封時如何，削奪後如何，兩兩相形，抑何可慨。

曾滌笙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辭，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旣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敍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彙，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乘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禮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附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已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槓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一往者漢陽劉傳瑩茶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筌宋賢間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攷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茶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粗道漢學得

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祏。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為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為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茶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茶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茶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忍死友之誼、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王益吾先生云、曲折離合、惟所投之、其氣能負山嶽而趨、非他人所能學步也。余按此文、自周禮一經下、全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法、自漢陽劉傳瑩茶雲以下、則用比較錯法綜、遂如黃河一瀉千里、固是文正生平極得意文字、而其摹仿古人之跡、自可推尋矣。

曾滌笙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嬪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繫

呂居仁有江西詩派商  
列一祖三宗之辨  
杜甫  
黃虎堅陸師道  
宗  
杜甫  
黃虎堅陸師道  
宗  
杜甫  
黃虎堅陸師道

付梓

所師山谷詩中  
此作汪西社人

要經也收汗馬

此通有書曰論

文字天機傳才類

心淨野馬淨纖塵

今討

①山谷詩

②詞致義仙

非宜與吳德旋仲倫、黎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學，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黎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與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澱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難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

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敘述桐城宗派如石之列直者欬者如風之激叫者譏者如潮之流湍激者濛洄者而經緯分明絲絲入扣末段遂如百川歸海矣善學史記擴而張之而聲音尤極清明廣大元明以來殆未有能及此者○文正集中各碑記俱可傳之百世學者皆當熟讀惟其文繁且不僅議論錯綜法故未錄

【鍊氣歸神法】

普通適用學至此如百鍊精金光彩內斂蓋大而化之矣以寒儉學之者大誤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陸宗輿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暴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吳辟疆云憤激卓詭跌宕恣肆滂沛噴薄雄奇萬變史公得意文字余按此文極言三代與秦得天下之難漢得天下之易結處則語語菲薄漢家不可爲訓惟鍊氣之神妙實爲千古作者所不能及○史記諸傳贊中多鍊氣歸神



法如孔子世家贊、留侯世家贊、魏公子列傳贊等皆是也。當與世家列傳本文並讀。故未錄。然本編中之屈原傳贊、魏其武安侯傳贊、亦可見一斑矣。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五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抑揚頓挫，語皆有神，兼一唱三嘆法。前以異哉所聞一提，後以未必盡同，何必舊聞作結，遙相呼應，則慨嘆漢高誅戮功臣之慘，盡歸尺幅之中矣。此爲鍊氣靜字訣，兼淨字訣，靜之至而神自出，淨之至而神愈有味也。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彌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文僅數行、而曲折有四、奇情壯志、都寓其中、絕不外露、其諷董生之不當遠游、抑憤世嫉俗、而故爲反言以喻之、耶、皆令人自行體會、惟能味於無味者始能知之、

###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當子之中、棄天脫鬻、羈玉佩瓊、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退之與子厚同舉御史、交情極摯、此文鍊至細筋入骨、不能多著一字、而沈痛之意、哀憤之情、令人自然隕涕、

###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

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踴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破空而來不可方物文境高淡已極全在虛際傳神禮記樂記云壹倡三歎有遺音者矣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遺者言遺忘也讀此文不覺忘音而忘味矣惜抱謂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成句然惡可以少作而輕之○田橫之節本足以廉頑而立懦退之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故因此文以發之

唐蔚芝論語鄉黨篇大義

嘻。吁。世。皆。機。也。機。殺。多。而。生。少。也。物。就。生。以。避。殺。而。人。常。就。殺。以。避。生。者。物。能。見。有。形。之。網。而。人。不。能。見。無。形。之。網。也。子。曰。鳳。鳥。不。至。有。子。曰。鳳。鳥。之。於。飛。鳥。接。輿。曰。鳳。兮。鳳。兮。孔。子。鳳。也。何。爲。乎。言。雉。哉。我。知。之。矣。衛。風。之。詩。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王。風。之。詩。曰。有。免。爰。爰。雉。離。于。羅。雉。易。入。網。羅。者。也。而。山。梁。之。雌。雉。能。不。陷。於。殺。機。何。也。審。於。機。而。善。自。藏。也。孔。子。贊。之。曰。時。哉。時。哉。此。非。孔。子。自。贊。記。者。更。無。庸。贊。一。辭。也。而。不。得。謂。非。贊。辭。也。鄉。黨。篇。記。孔。子。之。居。鄉。居。朝。爲。擯。出。使。衣。服。飲。食。以。逮。辭。受。取。予。居。常。處。變。造。次。顛。沛。無。一。不。合。於。中。道。而。不。入。春。秋。時。之。網。羅。者。聖。人。之。善。韜。晦。也。故。不。言。鳳。而。言。雉。不。獨。言。雉。而。言。雌。雉。且。不。獨。言。雌。雉。而。先。引。起。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喻。聖。人。之。審。於。機。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忍。而。默。之。露。斯。爲。滅。矣。噫。吁。德。輝。莫。下。吾。安。適。矣。羽。毛。旣。豐。行。自。惜。矣。鳳。兮。鳳。兮。不。可。諫。而。猶。可。追。矣。雉。兮。雉。兮。吾。見。其。舉。而。不。見。其。集。矣。

凡論人宜卽學其人之文、如論荀宜學荀子之文、論莊屈宜學莊子屈子之文、鄉黨篇是化工文字、此篇亦是化工

文字遙情勝概均入於靜斂莫之爲而爲方足當一神字易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神光離合法】

普通適用學至此離奇天矯如羣龍見首變化無方蓋不可知之謂神矣以凌雜學之者大誤

左傳晉楚鄆陵之戰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營居守，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語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

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奮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其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諷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陳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甸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方望溪云：此篇大旨在爲三郤之亡、厲公之弑、張本。故以范文子之言貫串通篇，而中間國之存亡、天也二語，尤前後之樞紐。蓋鄭之叛服、闕晉楚之興衰、欒書知之，晉之勝、孟獻子知之，楚之敗、申叔時知之，姚句耳知之，楚有間可乘，郤至知之，苗賁皇知之，而晉之逃楚可以紓憂，倖勝轉爲亂本，則衆人皆不知。蓋衆人所知者，人事之得失，而文子所憂者，天命之去留，衆人夢夢，再告以國憂而不喻，故推極于天命之存亡以警之。既勝之後，又正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以警其君也。○又評癸巳句云：記事書日，常法也。已敘戰事，復追敘未戰時事，措筆甚難，直舉日子，便顯。

然可知爲甲午前一日事、而承接無間、又因養由基之射、連類而及呂錡夢中之射、遂以及戰二字直入射王中目、何等神奇、○又云、欒鍼見子重之旌、與郤至遇楚子之卒相映、行人執楫以飲子重、與工尹持弓以問郤至相映、子重受飲、免使者而復鼓、與郤至受弓肅使者而免胄相映、至二卿之從鄭伯、杜溷羅謂可及、韓厥止之、弗翰胡謂可俘、郤至止之、晉侯中目之筮、呂錡射月之占、又其顯焉者也、○余按此篇一離一合、一閃一爍、神光忽隱忽現、可謂至矣、左傳五大戰、皆有神光離合法、而此篇楚晨壓晉軍而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師、神光尤妙、故專錄之、此外四篇、學者亦均宜熟玩、望溪謂左氏後敘次戰功、莫若史記項羽救趙之師、然其辭意精采、頗顯而易見、不若左氏千巖萬壑、風雲變現、不可端倪、此說誠然、然余謂學史記易、學左傳難、學史記而不至、猶不失爲鍊氣之文、學左傳而不至、則成畫虎矣、

公羊傳盜竊寶玉大弓定公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賤而侵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變化離奇、恍恍惚惚、不可方物、蓋練極而神光乃出、是公羊傳中第一篇文字、恐邱明子長亦將斂手佩服、○敝鉞板一段、恍惚之至、實則爲甲起張本、甲者公斂處父所帥也、而公斂處父至末始露出、此斂藏神光之法、亦卽離合法也、○季孫何由鉞板、孟氏何由知之、公斂處父何由伏甲、絕不敝出、所以神奇、結處尤奇勁、

史記范雎列傳節錄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千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簣、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隸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讐。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

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范雎至湖關一段及見須賈一段，又魏齊亡走情形，俱是一片神光。○芋田某氏評云：范雎之于魏秦，所以僅而獲免者數矣，原諸人之意，亦莫不知雎之賢也，徒以一念媚嫉以惡之之私，遂貽後身許多怨仇之氣，而不可復解。如篇首言雎在魏欲事魏王，而須賈魏齊無能爲之先容者，乃居人籬下，逐隊隨行，而鄰國之君願聞名而致餽，言外便隱隱託出二人蔽賢罪案矣。及其後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而穰侯以宰輔之尊，偏不能容一外來之客，于是又增一重蔽賢公案矣。厥後雎既得志，辱須賈，僇魏齊，逐穰侯，害人者適以自害，要之懷才之士，終不能抑之使居人下，後之君子慎毋效三人心勞日拙而卒以自禍也。○又云：范雎見須賈一段，寫得神情畢現，讀者皆以須賈爲

范雎所賣、吾獨以爲范雎實爲須賈所賣、此說誠然、蓋須賈實係油滑之徒、觀其笑而問范叔有說於秦耶、又曰今叔何事、又欲其通謁相君、又欲其借大車駟馬、蓋逆知范雎必已得志、來見必無好意、故歷歷試之、至謝罪之辭、則一味油滑、而范雎數其三罪、則皆血性中語也、嗟乎、范雎雖非君子、而小人如須賈之流、真可畏矣、子長敍此等處、俱係神光所注、學者宜深味之、

此  
页  
空  
白

余編讀文四十四法名曰國文經緯貫通大義既成門人問曰先生茲編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乎曰初學作文宜從句法段法篇法始所謂積字乃可成句積句乃可成段積段乃可成篇也茲編初選原有意義明顯法所選者如李習之高懸女碑蘇子瞻伊尹論宋襄公論留侯論賈誼論之類繼思此編原爲大學生徒而設無取乎此故刪之要知開人智慧宜高宜美不宜揣摩風氣一味求淺以致銅蔽人之聰明窒塞人之靈性也

問曰先生言法不盡於此尙有幾類曰法生於理而從於心悉數之不能盡也有旋氣內轉法如過秦論中然而陳涉一段送窮文中單獨一身誰爲朋儔等皆是也此等法幾於篇篇有之又操縱離合法如辨微論二篇論語微子篇大義等皆是也此等法亦幾於篇篇有之至於神光離合法則又就操縱離合法神而明之微矣妙矣要在學者自能尋覓會悟不必多立門類也

問曰如斯而已乎曰有斬關直入法如左傳齊侯問展喜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楚子問王孫滿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之類又有針鋒相對法如孟子公都子問性無善無不善章乃若其情兩節準對有性善有性不善惻隱之心節以有對無準對無善無不善好是懿德節準對民好善好暴又如國策齊宣王見顏觸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士貴耳王者不貴俱係針鋒相對法此等亦須學者推類旁通自然領會若耳目紛繁則轉覺其難矣問曰文家有所謂欲吐仍吞法按而不斷法如何曰曾文正言文章妙處有八字曰雄直怪麗茹遠潔適欲吐仍吞茹字訣也文正之贊詞曰衆義輻輳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云幽獨咀含蓋一唱三歎法盡之矣如游俠列傳敘

送徐無黨南歸敍等皆是也。至按而不斷法，余於國文大義申論依違之神，曾略言之。茲亦散見於各法中。學者但須求言外之味。聖人有言，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故知類通達謂之大成。

問曰：曾文正初見張濂卿時，教以讀王介甫泰州海寧縣主簿許君墓誌銘。先生最重讀法，此文不入選何也？曰：余素薄介甫之爲人，故未選錄。然更有進焉。據吳評古文辭類纂云：文正在座中讀此文，抑揚遲速，抗墜斂侈，無不中節。張大有悟云：余夷攷其文，其中段蓋奇峯突起法，亦卽移步換形避實擊虛法也。許君本無事實，可紀是以介甫用此法，後人效之，乃不敍實事，不研真理，專於題外吞吐夷猶，無裨閱指。此則流於取巧，遁於空虛，爲文家之大弊矣。故茲編不列避實擊虛法。至許君墓誌銘，祇可補入奇峯突起法內。用備參攷。曰：然則柳子厚墓誌銘中後兩段，非歟？曰：此乃夾敍夾議法，非避實擊虛也。豈特子厚墓誌，卽如史記屈原列傳、孟子列傳，亦皆夾敍夾議，較諸移步換形者，不同日而語矣。

問曰：有一文而兼二法者乎？曰：是則夥矣。如豐樂亭記兼奇峯突起法，送李愿歸盤谷序兼心境兩閒法，南海神廟碑英軺日記序兼琢句古雅法，過秦論原道封建論兼萬馬奔騰法，余近撰張生光炤哀辭（見茹經堂外集）兼淒入心脾追魂攝魄兩法。此外不勝枚舉。要之學者讀書窮理貫串靡遺，惟爲文能經緯萬端而後作事能經綸萬彙。是以聖門文學之科，基於德行而達於言語政事，望諸生其勉之。

問曰：然則先生茲編宗旨何所歸宿？曰：通人情達物理，正人心而已。學者之心，理不宜迂拘，不宜固塞。此今人之所知也。宜開拓心胸，務求高遠，寤寐周孔蔚成，至高尙之人格。此則今人之所不知。而學者之所當知也。世道陵夷，人道將不勝其苦。非豪傑之士孰與救之？然非提倡文化陶淑人心，又安得豪傑之士乎？哉。昔黃山谷贈米元章詩云：滄江靜

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茲編雖僅百數十篇。而菁華所萃。光氣熊熊。可燭霄漢。儻亦有虹貫月之象。與若夫筌蹄。或有未密之處。皆粗迹也。俟後日補正焉。

問曰。茲編宗旨。既得而聞之矣。嘗聞先生欲以孟子養氣之法。施之於文。何如。曰。難言也。約而語之。當從跌宕挫四字。悟入。曾文正論文章雄字訣云。跌宕頓挫。捫之有芒。然此豈特陽剛之文哉。陰柔之文。爲尤美也。即以孟子論之。莊暴章。陽剛之文也。獨樂樂。樂兩節。爲頓法。下兩節。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均爲頓法。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不與民同樂也。均爲挫法。今王與百姓同樂。句爲宕法。尹士章陰柔之文也。予三宿一節。爲頓法。夫出畫句。爲跌法。予然後句。爲頓法。予雖然。兩句。爲跌法。王猶足用。爲善。以下爲頓法。予豈若是句。爲跌法。見於其君三句。爲宕法。又如過秦論。陽剛之文也。始皇既沒。二句。爲頓法。然而陳涉。爲挫法。山東豪俊。二句。爲宕法。且夫天下非小弱。以下均爲頓法。然而成敗易變。爲挫法。仁義不施。二句。爲宕法。寄歐陽舍人書。陰柔之文也。然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五句。爲頓法。而世之學者。爲跌法。況其子孫。二句。爲宕法。由是推之。大概可見。易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人身一呼一吸之氣。與天地一闔一闢。清明廣大之氣。相接無形。而不可見。惟聖人善養之。故其文章之跌宕頓挫。抑揚徐疾。合乎人心之喜怒哀樂。而悉得其中。並吾世者。賴吾文而傳。後吾世者。取吾文爲法。易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精神教育之旨。卽人心教育之本原也。由是而播之。爲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文章之妙。要在感動人情。合同而化。讀一唱三歎。淒入心脾。響遏行雲。諸法而可得。其淺讀翁純。嫩釋議。論錯綜。鍊氣歸神。諸法。而可得。其深。然斯詣也。必本於修德。窮理。盡性之功。人格愈高。善氣愈深。浩然之氣愈盛。而文章之程度。乃愈進。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方苞曰碑記

墓誌之有銘，猶文之有論讚，義法創自太史公。其乙丑冬十月，蔚芝唐文治跋。指忘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之

以下，有括終始事，迹為濫者，則以本文為複矣。韓氏知之，如此篇。兵謀成功，詳於序而疏平穩。

情事，則以銘名之，蓋大指然也。

序叙比數也，而銘推原亂之可生，序言官急，銘兼重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告告之數，序標回回文，收功之由，銘備時曲，陵雲即陵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利之衡之死，真於於久屯，却度之後至，皆前文所未及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10108

